藏譯佛典譯語初探——以藏文《心經》爲中心*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蘇南望傑

摘要

近年來學界研究注意到藏譯佛典中近代的文本存在不少「修正」的痕跡，通過比對研究也發現，較為古老的藏譯佛典寫本往往與梵文或原文較為一致。因此也對於廣泛流通的木刻本「存疑」，同時對所謂「東部系統」的蔡巴與「西部系統」的廷邦瑪，兩大《甘珠爾》主要系統之歷史文本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另外隨著愈來愈多的諸如普札（Phug brag）、塔波（Ta pho）、巴塘（’Ba’ thang）等所謂「孤本（Proto）」之發現，使得相關研究成果也陸續出現。

再者敦煌藏文文獻應視為目前現存最早的藏譯佛典文獻之一，時間可追溯到 8 至 9 世紀，內容包括小乘、顯密等所有經論，其數量相當可觀。這些文獻對於想要了解藏譯佛典最早的譯經歷史；認識吐蕃王朝贊普時代「文字釐訂」及「欽定譯語」時期佛典翻譯用語所發生的前後變化；《聲明要領二卷》、《翻譯名義大集》等官方所訂定的譯語彙整資料等，相信這對於了解最初的藏譯佛典原貌具有重要意義。

* 2020/5/22 收稿，2020/8/22 通過審稿。

本文依據上述譯經歷史及文獻，以近代流通最廣的《德格版》「藏文《心經》」為主軸，嘗試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如 P.T.447、P.T.449、P.T.457；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如 IOL.Tib.J.VOL.31、IOL.Tib.J.VOL.32 等幾篇寫本，並結合原先屬於東、西部系統版本的寫本及近代大量流通的那塘、北京、拉薩等木刻本作為相互比較資料，以「藏文《心經》」為中心，試圖探討藏譯佛典新、舊譯語之演化、版本間的差異性、語順、詞性的改變、簡化構成字母及後期版本所出現的「修正」痕跡。六

近年來佛典傳譯計畫盛行，譯者個人或團隊將某一經典新譯為其他語言之前，應先對該經典的翻譯史，不同文本，以及文本間的差異性，文本校勘、考證等，進行謹慎仔細的文獻學研究，使經典傳譯事業更經得起檢驗，這也是本稿研究之意義所在。

關鍵詞：

藏譯佛典研究、《甘珠爾》、新舊譯語、佛典傳譯、藏文《心經》、P.T.449 號

一、前言：

（一）前弘期佛典目錄

西藏佛教前弘期的譯經大致上從贊普松贊干布（約 629-650 年在位）到赤祖德贊（ཁྲི་གཙུག་ལྡེའུ་བཙན， 815-838 在位），前後共兩百多年間，陸續由藏人、印度與漢地等地區的諸多譯師共同參與下進行了大規模的佛典翻譯。

前弘期有兩部著名的經錄現仍存世，分別是：《丹噶目錄・ཕོ་བྲང་སྟོད་ཐང་ལྡན་དཀར་གྱི་ཆོས་ཀྱི་འགྱུར་རོ་ཅོག་གི་དཀར་ཆག》、《旁塘目錄・སྔོན་དུས་ཡར་ལུངས་འཕང་ཐང་ཀ་མེད་ན་བཞུགས་པའི་བཀའ་བསྟན་མདོ་ཕྱོགས་གཙོ་ཆེ་བའི་དཀར་ཆག་ཆོས་རྒྱལ་ལོ་པཎ་རྣམས་ཀྱིས་བསྒྲིགས་པ》。這些目錄將吐蕃王朝松贊干布、赤松德贊（755-797 在位）到赤祖德贊等代表性贊普，前後在位期間所翻譯的經典，無論是由梵譯藏，或是由漢譯藏，作了詳盡的整理與記錄。根據《丹噶目錄》記載，當時共收錄了 738 部佛經與論典[1]；而稍晚成立的《旁塘目錄》則收錄約 1060 部佛經及論典。

藏文文獻記載吐蕃王朝時期佛經目錄主要有三大目錄，即《丹噶目錄》、《欽浦目錄》、《旁塘目錄》。其中《丹噶目錄》是在贊普赤松德贊時期，將西藏山南「丹噶宮」中所藏藏譯佛典之編目；《欽浦目錄》為山南桑耶寺「欽浦佛殿」所藏藏譯佛典之編目；而《旁塘目錄》同樣也為山南「無柱寺」所藏藏譯佛典之編目。其中《丹噶目錄》成書最早，可稱之為藏譯佛典目錄之首，中期出現之《欽浦目錄》現已失佚，《旁塘

---

1 侃本，2008 年，《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頁 110。

目錄》則最晚出現。從上述不同目錄可以看出當時翻譯經、律、論三藏，或大、小乘以及密教續部等經典之翻譯狀況。[2]

（二）、後弘期佛典目錄

在後弘期以著名的譯師仁青桑波（898-995）為時間基準，各地陸續出現許多譯師，這些譯師源源不斷地將佛典由梵譯藏，現有的《藏文大藏經》、《甘珠爾・བཀའ་འགྱུར》與《丹珠爾・བསྟན་འགྱུར》，相關文獻在十三世紀期間已大體呈現雛型，而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大量的藏譯寫本群，在 14 世紀初由炯丹日熱（世尊劍・བཅོམ་ལྡན་རིག་པའི་རལ་གྲི，1227-1305）等在納塘（སྣར་ཐང）寺蒐集整理，且分成《甘珠爾》與《丹珠爾》兩大類別加以保存。這即是所謂的寫本《古版納塘大藏經》(“Old Narthang”)，也就是尚未出現木刻雕版印刷版本之早期《藏文大藏經》。

自此，西藏各地陸續出現了許多以該版為基礎底本，包括寫本與木刻板印刷的《甘珠爾》以及《丹珠爾》。當時，炯丹日熱與其弟子為其撰寫了廣、中、略三部目錄，然而這三部目錄至今是否尚存不得而知。略本的目錄名稱為《甘珠爾目錄日輝・བཀའ་འགྱུར་དཀར་ཆག་ཉི་མའི་འོད་ཟེར》，廣、中兩部目錄的名稱不見記載。[3] 這是《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正式分類編目之開始，後來出現的所有《甘珠爾》或《丹珠爾》，無論是寫本，或是木刻本皆以此為藍本，故可以說該版本具有無可比擬之里程碑意義。

---

[2] 《丹噶目錄》與《旁塘目錄》目次編排對照可參見：蘇南望傑，2014 年，〈《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8-80。

[3] 侃本，2008 年，《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頁 110-111。

繼炯丹日熱之後，大師布敦仁欽珠（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1290-1364）為《藏文大藏經》編目之代表性人物，從其著作可知，相關目錄有三：

1.《善逝教法史•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བསྟན་པའི་གསལ་བྱེད་ཆོས་ཀྱི་འབྱུང་གནས་གསུང་རབ་རིན་པོ་ཆེའི་མཛོད་ཅེས་བྱ་བ་བཞུགས་སོ》之後篇；

2.《續部總目錄 • རྒྱུད་འབུམ་གྱི་དཀར་ཆག་བཞུགས་སོ》；

3.《丹珠爾目錄如意摩尼自在王鬘•བསྟན་འགྱུར་གྱི་དཀར་ཆག་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དབང་གི་རྒྱལ་པོའི་ཕྲེང་བ་བཞུགས་སོ》。

依據《善逝教法史》，布敦首先將教法分成顯密二部，再由顯密二部各自分為佛經與論著。[4]

從早期的《丹噶目錄》、《旁塘目錄》、《善逝教法史》所記載之佛典目錄，到近代德格版《甘珠爾》、《丹珠爾》目錄間，其成立年代橫跨近千年，可發現藏經目錄編排方式經過時間之發展而趨於成熟與完備。

以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目錄編排而言，《甘珠爾》與《丹珠爾》兩大分類方式已經定型。大致而言，德格版《甘珠爾》先以顯密來分類經典內容，再將顯宗部分以三轉法輪由淺至深之次序編排經目，密乘部分則承襲布敦的四續分類。《丹珠爾》的編排則是先將密續法門排在前面，中間主要編排顯宗論典，最後編排五明學科。

（三）、重要漢藏互譯之譯師

4 布敦《善逝教法史》之經論分類細目可參見：蘇南望傑，2014 年，〈《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1-86。

西藏官方與民間千年以來持續的推動佛經翻譯，其借助於各個時期不斷湧現之翻譯人才，因翻譯形式不斷的規範化與翻譯經驗之累積，並通過「初譯、校定；再譯、再校定」之譯作統一處理模式使藏譯佛典日趨完善。

藏傳佛教在弘揚之初就培養了大量的藏人翻譯人才，當時譯者除了精通梵文等印度語文以外，能通曉漢文者也為數不少。這些譯者長時間留學印度及周邊佛教興盛區域外，也留學當時佛教相當興盛之漢地長安、洛陽等地。同時並邀請為數眾多印度等地之班智達參與佛典藏譯，其中也有漢人譯者加入佛典藏譯志業。

其中吐蕃時期，對於漢藏典籍互譯貢獻最大的譯師即是管法成（འགོས་ཆོས་གྲུབ，？-865 年）；而後弘期則是譯師身分最為特殊，曾貴為宋室皇帝的趙㬎（1271-1323），即藏文所記載的合尊・卻吉仁欽（ལྷ་བཙུན་ཆོས་ཀྱི་རིན་ཆེན）。以上兩位譯師之簡要生平及譯著，可參見旺多之〈管・法成對漢藏佛經翻譯的重大貢獻〉及拙稿〈《藏文大藏經》探析〉[5]。另外清朝工布查布（གུང་མགོན་པོ་སྐྱབས，18 世紀）也有不少漢藏文譯著存世[6]，這些譯師的著作對於漢藏佛典語文研究無疑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系統及藏文《心經》

[5] 旺多，2010 年，〈管・法成對漢藏佛經翻譯的重大貢獻〉，《宗教學研究季刊》2，頁 135；蘇南望傑，2014 年，〈《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1-113

[6] 參見：黃明信，2003 年，《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頁 10-14。

藏文大藏經《甘珠爾》歷史悠久，西藏及世界各地遺留下來的版本為數不少，研究發現不同版本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在這些版本中，較早期的寫本以及屬於「獨立」系統的版本至今仍很難入手閱覽。目前各大圖書館與機構提供閱覽的相關藏經文獻，主要以所謂「東部」系統的蔡巴（ཚལ་པ，1351 年）《甘珠爾》木刻版本；「西部」系統的廷邦瑪（ཐེམ་སྤངས་མ，1431 年）《甘珠爾》寫本版本；以及屬於「混合」系統的木刻本版本為主。但這些系統版本所流傳下來的各大版本，同樣在結構編排、用語以及文本內容層面也有諸多不同之處。

學者研究認為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系統主要可以分為四個系統。[7]

---

[7] 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之起源歷史、系統分類研究可參見以下論文資料：一、Helmut Eimer (ed.):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二、辛嶋靜志，2014，〈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3，頁 31-37；辛嶋靜志，2016，《佛典語言及傳承》,、頁 373-384。三、D. Phillip Stanley，在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The Kangyur (Bka' 'gyur) and Tengyur (Bstan 'gyur)*一文中也提及藏文大藏經系統分類，因東部再分兩個系統經而分為五個系統，即 1.獨立系統；2.東部系統 1；3.東部系統 2；4.西部系統；5.混合系統；「The Kangyurs will be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1. Independent Kangyurs: These do not belong to the two main lines of Kangyurs. 2. Tshal pa ("Eastern Group") Kangyurs: Peking Sub-Line. 3. Tshal pa ("Eastern Group") Kangyurs: 'Phying ba stag rtse Sub-Line. 4. Them spang ma ("Western Group") Kangyurs. 5.Mixed Kangyurs, 」 論文網址：

1. 獨立系統：如浦札版、達波版、巴塘版。
2. 東部系統：如永樂版、麗江版、北京版。
3. 西部系統：如廷邦瑪、協噶爾版、朵宮版。
4. 混合系統：如德格版、拉薩版。

回顧過去研究，相關獨立系統的調查研究雖然不少，但文本很難取得，目前基本上仍屬於沒有機會閱讀的文獻。獨立系統中有關普札（ཕུག་བྲག）版《甘珠爾》的目錄研究有：Jampa Samten 之〈浦札版寫本《甘珠爾》目錄〉（1994 年）[8]；E. Steinkellner 等達波（ཏ་པོ）版《甘珠爾》的調查研究（1994 年）[9]；同樣也有 Eimer, Helmut 對於存放於紐澤西州紐華克美術館巴塘版《甘珠爾》（2012 年）的研究[10]；另外也有 Maltesh Motebennur 針對存放於印度阿魯納恰爾邦達旺（རྟ་དབང）寺的達旺《甘珠爾》調

http://www.thlib.org/encyclopedias/literary/canons/index.php#!essay=/stanley/tibcanons/s/b1#ixzz4uoy5vH4O

8 Jampa Samten, 1992, *A catalogue of the Phug-Brag manuscript Kanjur*, Dharamsala :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9 E. Steinkellner: A report on the 'Kanjur' of Ta pho, *East and west 44*, 1994; C.A. Scherrer-Schaub and E. Steinkellner, ed., *Tabo Studies Ⅱ, Manuscripts, Text, Inscriptions and the Arts,* Serie Orientale Roma LXXXVⅡ, 1999; Paul Harrison: *A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abo monastery,* Roma, 2009.

10 Eimer, Helmut: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Wien : 2012.

查研究（2009 年）[11]。同樣近年也有約 14 世紀書寫的西藏西部托林（མཐོ་ལིང）寺保存下來的托林版《甘珠爾》、拉達克桑斯噶（ཟངས་དཀར）的 Gondhla《甘珠爾》、八思巴（1235-1280）時期的各種泥金寫本《甘珠爾》等目錄及其文本研究陸續出現，在此不一一詳述。

本文在嘗試探討藏語佛典譯語之演化時，因上述獨立系統版本文獻尚不易得手，故主要依據敦煌藏文文獻，東、西部及混合系統版本。以藏文《心經》為中心試圖探討藏譯佛典新、舊譯語之演化、版本間的差異性、語順、詞性的改變、簡化構成字母及後期版本「修正」的痕跡。本文所涉及有關藏文大藏經《甘珠爾》文本資料、藏文《心經》及《丹珠爾》所收錄八種釋文資料詳見下文表一、表二、表三：

表一：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相關文本資料一覽

---

[11] Maltesh Motebennur: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Mahayana Buddhist Manuscripts of Arunachal Pradesh: *Strategies, Issues and Challenges*, Pondicherry University, Puducherry, 2009.

流通／刊刻年代	《甘珠爾》文本名稱	文本形式	主編／校定者	文本系統	注記
8-9 世紀	敦煌藏文文獻	寫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	藏經成立初期，尚未見研究歸類系統。	1，吐蕃佔領敦煌時期約為 786-848 年。2，有大量寫本留存。
1312-20 年	納塘古版		炯丹日熱（1227-1305）、欽・降貝央（?-1267）、衛巴洛賽（??）		失傳
1347-51 年	蔡巴		蔡巴・貢嘎多傑（1309-64）編纂，布敦（1290-1364）校定。		
?	欽瓦達孜		京俄・卻吉札巴（1453-1524）、郭譯師循奴貝（1392-1481）		
1410 年	永樂版	木刻本	依據蔡巴《甘珠爾》寫本刊刻	東部	現存西藏布達拉宮、色拉寺等。
1431 年	廷邦瑪	寫本	依據納塘古版《甘珠爾》扎西旺秋（?-?）編纂	西部	現存日本東洋文庫《甘珠爾》寫本是該版的手抄寫本，抄寫於 1858-78 年。
1605 年	萬歷版	木刻本	依據永樂版	東部	
1608-21 年	麗江版		依據欽瓦達孜《甘珠爾》	東部	別稱：理塘版《甘珠爾》。
1669 年	龍藏版	寫本	依據永樂版	東部	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1671 年	烏蘭巴托	寫本	依據廷邦瑪寫本	西部	現存烏蘭巴托國家圖書館，彩色影印光碟於 2010 年發行。（*The Tempangma Manuscript of the Kangyur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Digitally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ty(DPS), 2010, Tokyo.)現存 111 函，其中第 40、41、56 共三函遺失。目錄顯示《藏文心經》收錄於第 41 函般若雜部。
1683-92 年	北京版	木刻本	依據永樂版	東部	1700 年、1717-20 年及 1737 年前後三次複刻。日本大谷大學藏有 1717-20 年的版本，即廣泛流通的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彩色影印光碟於 2010 年發行。（*The Peking Edition of the Kangyur,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ongolia,* Digitally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Digital Preservation Socity(DPS), 2010, Tokyo.)案：不同年代刊刻的北京版，也可參見：*The Heart Sutra in Tibetan :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wo Recensions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1994, Wien : Arbeitskreis fu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at.頁 77，頁 89。
1712 年	協噶爾版	寫本	依據廷邦瑪寫本	西部	別稱：倫敦版。由大英圖書館發行微縮膠片。（*Shel dkar bka' 'gyur, the Britishe Library,*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London 1996, Britishe Library.)
1729 年	朵宮版		依據廷邦瑪寫本		1975-80 年於拉達克列城出版影印本。美國紐約世界宗教研究院發行微膠片。（*The Tog Palace Manuscript of the Tibetan Kanjur, Shesrig*)

					Dpemzod Serise, 1975 , Leh, Ladakh. India.
1731 年	卓尼版	木刻	卓尼・扎巴夏珠（1675-1748）	東部	主要依據永樂版・理塘版。
1733 年	德格版		第八世司徒巴・卻吉迥涅（1700-74）	東部（混合）	主要依據麗江版。
1733 年	納塘版		列龍・洛桑成烈（1697-1740）	西部（混合）	前後經過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1683-1706）、第司・桑傑嘉措（1653-1705）、頗羅鼐（1689-1747）等人約 30 年才刊刻完成。依據其目錄編撰者列龍・洛桑成烈的記述該版本依照蔡巴《甘珠爾》刊刻。
1908 年	庫倫版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濟尼瑪丹彬旺舒克（1869-1924）	東部	依據德格版刊刻。
1934 年	拉薩版		第三世達札・阿旺松饒圖多（1874-1952）、格西喜饒嘉措（1884-1968）、齊珠・阿旺洛桑（1880-1957）	西部（混合）	學界有拉薩版、拉薩雪（Shol）版、雪版、布達拉宮版之不同名稱流通，實為同一個版本。主要依據納塘版重刻。
2006 年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	印刷本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	東部（混合）	

說明：

1， 屬於獨立系統的《甘珠爾》版本文獻尚不易取得，因無法閱覽故未在本表整理呈現。

2， 研究雖認為德格版、拉薩版《甘珠爾》等屬於混合系統，但依本稿藏文《心經》內容對比可發現，就藏文《心經》文本而言德格版與東部系統幾乎一致，拉薩版則較接近西部系統。

表二：各版藏文大藏經《甘珠爾》所收錄藏文《心經》資料一覽

*本表依據目前可入手閱覽之文獻資料整理

表 2

序號	年代	文本名稱	文本形式	藏文經題	漢譯經題	注記
1	8-9世紀	法藏	寫本	འཕག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2		英藏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3	1608-21	麗江	木刻本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東部別稱：理塘版
4	1669	龍藏	寫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東部
5	1683-92	北京	木刻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		
6	1712	協噶爾	寫本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西部別稱：倫敦版
7	1729	朵宮				西部
9	1731	卓尼	木刻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東部
10	1733	納塘		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西部
11	1733	德格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東部（混合、收錄兩本）
12	1934	拉薩		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西部（混合）

表三：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所收錄藏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種釋文資料一覽

*本表序號 2-8 注釋文獻依照影印北京版藏經編排的前後順序整理

說明：

1，除序號 8 以外，表格內資料均以德格版文獻為主。

2，作者、著作名稱等內容因無法獲得原梵文文獻，故採用藏文所紀錄之梵文轉寫資料；藏文著作名稱前後文不一致時，主要以各釋文之跋文記錄內容為主。

3，表格內字數統計採用中華藏（對勘本）資料[12]。

4，序號 5 蓮花戒著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收錄於較早開版的北京版，但未見收錄在稍晚開版的德格版，此差異尚須日後探究。

5，各釋文之研究及簡要相互關係可參考〈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13]一文。

6，以下印度論師等著作的八本《心經》釋文均未見早期漢譯本，《漢文大藏經》亦未收錄。[14]

7，表中吉祥師子資料[15]。

---

[12] 例如序號 1，無垢友著作《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其字數統計可見於《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56，頁 1531。

[13] 廖本聖，1997，〈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中華佛學學報》10，頁 83-123。

[14] 在八本藏譯《心經》釋文中吉祥師子、無垢友、蓮花戒及阿底峽四本釋文有現代中譯本出版，參見：談錫永，2005 年，《心經內義與究竟義》；另外全部八本釋文已有現代日譯本出版，參見：渡辺章悟・高橋尚夫，2016 年，『般若心経注釈集成』〈インド•チベット編〉。

表 3

序號	年代	作者梵文轉寫	著作名稱：梵文轉寫	著作名稱：藏文	著作名稱漢譯	字數	版本出處及頁碼	主要目錄編號	注記
1	約8世紀	吉祥師子（ཤྲཱི་སི་ཧ）	無	ཤེས་སྙིང་འགྲེལ་པ་གཟུངས་སུ་འགྲེལ་པ།	《般若心經註・密咒〔道〕釋》		北京版：通帙211,Ngo,103b6-108b2. 德格版：通帙204,Co,203b7-209b7.	影印北京版：No.5840 東北目錄：No.4353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115,553-562.	因資料受限，無法確認本文原著語文及原作者。
2	約8世紀	無垢友（བི་མ་ལ་མི་ཏྲ）	ཨཱརྱ་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ཊཱི་ཀཱ།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རྒྱ་ཆེར་བཤད་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	11733	北京版：通帙211,Ma,285b5-302b2. 德格版：通帙197,Ma,267b1-280b7.	影印北京版：No.5217 東北目錄：No.3818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493-1527.	釋文篇幅最長，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釋文。據認為撰寫於西藏。
3	?	智友（ཛྙཱ་ན་མི་ཏྲ）	ཨཱརྱ་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བྱཱ་ཁྱཱ།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	5046	北京版：通帙211,Ma,302b2-309b1 德格版：通帙	影印北京版：No.5218 東北目錄：No.3819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	北京版無譯者資料。

[15] 依照傳統西藏佛教史料，作者吉祥師子為唐朝時期漢人，後學修於印度成為西藏佛教的開創者蓮花生大師的師長，為寧瑪派大圓滿傳承史上重要人物。另外相關吉祥師子該本注釋書的探討可參見：渡辺章悟，2009 年，『般若心經』〈テクスト・思想・文化〉，頁 249-251；渡辺章悟・高橋尚夫，2016 年，『般若心経注釈集成』〈インド•チベット編〉，頁 123-142。

							197,Ma ,280b7-286b4.	本）：56,1532-48.	
4	約11世紀	金剛手班智達（པཎྜི་ཏ་ཕྱག་ན་རྡོ་རྗེ）	བྷ་ག་བ་ཏི་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རྠ་པྲ་དཱི་པ་ནཱ་མ་ཊཱི་ཀཱ།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འགྲེལ་པ་དོན་གྱི་སྒྲོན་མ་ཞེས་བྱ་བ།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一義燈》	7370	北京版：通帙211,Ma ,309b1-319b8 德格版：通帙197,Ma ,286b5-295a7.	影印北京版：No. 5219 東北目錄：No. 3820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49-71	1，北京版無譯者資料。2，跋文記錄撰寫緣起。
5	?	善軍（སློབ་དཔོན་པྲ་ཤཱ་སྟྲ་སེ་ན）	ཨཱརྱ་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ཊཱི་ཀཱ།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ཆེར་འགྲེལ་པ་དོན་བརྒྱུད་གསལ་བར་བཤད་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	7629	北京版：通帙211,Ma ,319b8-330b6 德格版：通帙197,Ma ,295a7-303b7.	影印北京版：No. 5220 東北目錄：No. 3821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74-96.	北京版、德格版均無譯者資料。
6	約11世紀	摩訶迦那班智達（པཎྜི་ཏ་མ་ཧཱ་ཛ་ན）	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རྠ་པ་རི་ཛྙཱ་ན།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དོན་ཡོངས་སུ་ཤེས་པ།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遍知》	8175	北京版：通帙211,Ma ,338b4-350a8 德格版：通帙197,Ma	影印北京版：No. 5223 東北目錄：No. 3822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606-31.	跋文記錄撰寫緣起，撰寫於尼泊爾。

							,303b7-313a4.		
7	982-1054	阿底峽（དཱི་པཾ་ཀ་ར་ཤྲཱི་ཛྙཱ་ན）	無梵文轉寫	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	《般若心經解說》	3649	北京版：通帙211,Ma,333a6-338b4 德格版：通帙197,Ma,313a4-317a7.	影印北京版：No. 5222 東北目錄：No. 3823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634-45.	據認為撰寫於西藏。
8	740-795	蓮花戒（ཀ་མ་ལ་ཤཱི་ལ）	ཨཱརྻ་པ་ར་མི་ཏཱ་ཧྲྀ་ད་ཡ་ཊཱ་ཙ་ཊཱི་ཀཱ།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འི་འགྲེལ་པ།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	1696	北京版：通帙211,Ma,330b6-333a6. 德格版：未收錄	影印北京版：No. 5221 東北目錄：未收錄 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99-1604.	釋文最短。據認為撰寫於西藏。

三、藏文《心經》科判

綜合前頁「表三、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所收錄藏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種釋文資料一覽」，藏文大藏經《丹珠爾》資料中，共收錄八部《心經》注釋。從釋文內容而言，大致上以「五道」及「智慧」的不同層面來詮釋《心經》思想體系。

其中，蓮花戒著作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摩訶迦那班智達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遍知》、金剛手班智達的《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義燈》及阿底峽的《般若心經解說》，雖然釋文詳略各有不一，但皆以資糧、加行、見、修、無學之「五道」的脈絡搭配《心經》各段落的內容來進行詮釋。

另外，智友所撰述的《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以及善軍的《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主要從「趣入智慧」等幾個「智慧」的層面來詮釋《心經》的思想體系。

上述注釋文本在「五道」與「智慧」的不同層面予以詮釋以外，也同時在不同段落以「甚深八性（ཟབ་མོའི་ཁྱད་པར་བརྒྱད་ལྡན）」及「三解脫門（རྣམ་ཐར་སྒོ་གསུམ）」的架構來詮釋《心經》。但吉祥師子的《般若心經註・密咒〔道〕釋》主要依據密法詮釋《心經》內容，該本原著語文及原作者尚待確認，是屬於特殊的一部釋文。

從歷代藏文文集中以藏人撰述的《心經》釋文來看，科判段落之分類與印度論師所撰述的釋文並無不同。譬如說：依據達熱那他（ཏཱ་ར་ནཱ་ཐ་གྲོལ་བའི་མགོན་པོ，1575-1634）所著作的「《ཤེར་སྙིང་གི་ཚིག་འགྲེལ 般若心經詞釋》」[16]，以及「《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མདོ་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སྔོན་མེད་ལེགས་བཤད 般若心經詞釋・空前善說》」[17]而言，其科判段落以「智慧」的不同層面架構釋文。卓尼・扎巴謝珠（ཅོ་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1675–1749）所撰述之「《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མ་བཤད་ཟབ་མོའི་དེ་ཁོ་ན་ཉིད་གསལ་བར་བྱེད་པའི་ཉི་མ 般若心經

16 「《ཤེར་སྙིང་གི་ཚིག་འགྲེལ 般若心經詞釋》」，頁 13-29，《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འགྲེལ་པ་སྔོན་མེད་ལེགས་བཤད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詞釋》vol.1。

17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མདོ་རྣམ་པར་བཤད་པ་སྔོན་མེད་ལེགས་བཤད 般若心經詞釋・空前善說》」，頁 30-184，《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འགྲེལ་པ་སྔོན་མེད་ལེགས་བཤད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詞釋》vol.1。

解說・顯明甚深真實意之日光》」[18]，則以「五道」的脈絡來詮釋《心經》內容。

以下為「五道」及「智慧」的不同層面來編排的兩種《心經》科判。本稿採用「科判二」進行文稿架構。

科判一

「五道」科判：[19]

（一）、經題

A：印度語

B：西藏語

（二）、譯禮

（三）、卷數

（四）、正文

1. 序文
2. 資糧、加行道
3. 見道
4. 修道
5. 無學道

18 「《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མ་བཤད་ཟབ་མོའི་དེ་ཁོ་ན་ཉིད་གསལ་བར་བྱེད་པའི་ཉི་མ 般若心經解說・顯明甚深真實意之日光》」，頁 306-330，《རྗེ་བཙུ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ཀྱི་གསུང་འབུམ 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vol.6

19 以蓮花戒、阿底峽為代表的釋文主要採取「五道」的架構詮釋《心經》的思想體系。例：「དེ་ཡང་ལམ་ལྔའི་རང་བཞིན་ཏེ། ལམ་ལྔ་ཡང་ཚོགས་དང་། སྦྱོར་བ་དང་། མཐོང་བ་དང་། སྒོམ་པ་དང་། མི་སློབ་པ་ཞེས་བྱའོ། །」。蓮花戒，《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འི་འགྲེལ་པ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北京版：通帙 211,Ma,331a.；中華藏《甘珠爾》對勘本：第 56 冊，1600 頁。

（五）、後序

（六）、跋文

科判二

「智慧」科判：[20]

（一）、經題

A：印度語

B：西藏語

（二）、譯禮

（三）、卷數

（四）、正文

1. 序文

（如是我聞……及諸菩薩摩訶薩俱）

---

[20] 依據智友的釋文述及「序文」、「趣入智慧」等七個段落，並將《心經》全部內容以此七個段落進行一一劃分。原文如下：「ད་ནི་གཞུང་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དི་ལ་མགོ་མཇུག་ཏུ་དོན་རྣམ་པ་བདུན་གྱིས་གསལ་བར་བཤད་དེ། དེ་ཡང་གང་ཞེ་ན། གླེང་གཞི་དང་། ཤེས་རབ་ལ་འཇུག་པ་དང་། སྟོང་པ་ཉིད་ཀྱི་མཚན་ཉིད་དང་། ཤེས་རབ་ཀྱི་སྤྱོད་ཡུལ་དང་ཤེས་རབ་ཀྱི་ཡོན་ཏན་དང་། ཤེས་རབ་ཀྱི་འབྲས་བུ་དང་། ཤེས་རབ་ཀྱི་གཟུངས་སོ། །དེ་ལ་གླེང་གཞི་ནི་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ཞེས་བྱ་བ་ནས། 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ཤེས་རབ་ལ་འཇུག་པ་ནི་ཕུང་པོ་ལྔ་ཡ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བལྟའོ་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སྟོང་པ་ཉིད་ཀྱི་མཚན་ཉིད་ནི་ཐོབ་པ་ཡང་མ་ཡིན། མ་ཐོབ་པ་ཡང་མ་ཡིན་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ཤེས་རབ་ཀྱི་སྤྱོད་ཡུལ་ནི་ཐོབ་པ་མེད་པ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གནས་ཤིང་སྤྱོད་དོ་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ཤེས་རབ་ཀྱི་ཡོན་ཏན་ནི་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ཤེས་རབ་ཀྱི་འབྲས་བུ་ནི་བྱང་ཆུབ་ཏུ་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ཞེས་བྱ་བའི་བར་དུའོ། །ཤེས་རབ་ཀྱི་གཟུངས་ནི་མཇུག་གི་སྔགས་ཡན་ཆད་དོ།」，智友，《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དུ་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第 56 冊 1533 頁。

2. 趣入智慧

（爾時……悉皆是空）

3. 定義空性

（時具壽舍利子……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4. 智慧之行境

（是故舍利子……依止般若波羅蜜多）

5. 智慧之功德

（心無障礙……究竟涅槃）

6. 智慧之果報

（三世一切諸佛……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7. 智慧陀羅尼

（舍利子……菩提莎訶）

（五）、後序

（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信受奉行）

（六）、跋文

四、藏文《心經》主要文本內文對比分析及譯語之演化

（一）、內文對比分析

如文稿上述第二節及「表一」所敘述，藏文大藏經《甘珠爾》有四或五個系統版本，每一部系統又有諸多版本。因此藏文《心經》雖流傳千年以上，但文本很多，彼此間的差異性也

不少。也有學者認為《心經》雖然是非常著名的經典，但文本至今尚未得到最後的確認。[21]

本段在探討藏文《心經》主要文本內文對比時，方法上以近代流通最廣、學界使用較多的《德格版》（1733 年）藏文《心經》為底本進行分析。主要對比的版本及間接參考之版本如下表。

表四：主要對比及間接參考文本資料

主要對比版本資料			
序號	時間	版本	系統
1	8-9 世紀	敦煌文獻法藏寫本	
2		敦煌文獻英藏寫本	
3	1669 年	龍藏版《甘珠爾》寫本	東部
4	1733 年	德格版《甘珠爾》木刻本	東部或混合
5	1712 年	協噶爾版《甘珠爾》寫本	西部
6	1729 年	朵宮版《甘珠爾》寫本	
間接參考版本資料			
7	1608-21 年	麗江版《甘珠爾》木刻本	東部
8	1683-92 年	北京版《甘珠爾》木刻本	
9	1731 年	卓尼版《甘珠爾》木刻本	
10	1908 年	庫倫版《甘珠爾》木刻本	
11	1733 年	納塘版《甘珠爾》木刻本	西部或混合

21 如：Jonathan A. Silk, 1994, *The Heart Sutra in Tibetan :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wo Recensions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12	1934 年	拉薩版《甘珠爾》木刻本	西部或混合

文稿在嘗試探討時採取以上各版相互對讀的方法，同時也參考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收錄的八部藏文《心經》注釋（請參見表三），以及漢文大藏經及敦煌遺書所收錄的共七部《心經》漢譯本，以解讀版本間的異同、不同譯語及演化、詞性、語順等系列問題。

表五：漢文大藏經及敦煌遺書所收錄七部《心經》漢譯本

表五：漢文大藏經與敦煌遺書所收錄的共七部《心經》漢譯本			
序號	**譯者**	**生卒年或年代**	**經題**
1	鳩摩羅什	334-413 或 350-409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
2	玄奘	602-66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3	法月	8 世紀	《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4	般若共利言	8 世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5	法成	?-86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6	智慧輪	9 世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7	施護	?-1017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說明：以下內文對比分析時配合本文科判（「科判二」）進行分段探討。對於不同　文本間出現的主要差異處，利用「框線」方式進行標記。

（一）、經題

A

經題 A：印度文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རྒྱ་གར་སྐད་དུ། བྷ་ག་བ་ཏཱི་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
法藏寫本 P.T.449 號（以下簡稱：法藏寫本）[22]	□□སྐད་དུ། ཨཱརྱ་□ཉ་པ་ར་□་ཏ་ཧྲད་ད་ཡཱ།
英藏寫本 IOL.Tib.J.VOL.32,39 號（以下簡稱：英藏寫本）[23]	無
協噶爾版寫本	རྒྱ་གར་སྐད་དུ། ཨཱརྱ་བྷ་ག་བ་ཏཱི་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
龍藏經寫本	རྒྱ་གར་སྐད་དུ། བྷ་ག་བ་ཏཱི་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
朵宮版寫本	རྒྱ་གར་སྐད་དུ། ཨཱརྱ་བྷ་ག་བ་ཏི། 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
法成漢譯本	無
簡要對比結果： 各版主要差異在於經題冠有「ཨཱརྱ、聖」及「བྷ་ག་བ་ཏཱི、薄伽梵母」兩種不同詞語，以及梵文長短音之差別。以筆者所見在後	

---

22 敦煌藏文寫本往往殘破不全，文字模糊，內容較不完整。本文所選用的法藏寫本 P.T.449 號與英藏寫本 IOL.Tib.J.VOL.32,39 號，是其中字跡清晰、內容較為完整的兩份寫本。

23 寫本選用理由同註 27。

來出現的藏文大藏經中皆未沿用字母拼寫完全相同的經題。

B

經題 B：藏文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བོད་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法藏寫本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英藏寫本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
協噶爾版寫本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龍藏經寫本	བོད་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朵宮版寫本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法成漢譯本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簡要對比結果： 唯獨英藏寫本藏文經題未出現「Bod skad du、西藏語」、「聖」及「薄伽梵」詞語，其他各版藏文與梵文經題對照呈現，藏文經題同樣冠有「聖」及「薄伽梵」，此點成為藏譯佛典後來的通用格式。	

（二）、卷數

卷數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བམ་པོ་གཅིག་གོ། །
法藏寫本	བམ་པོ་གཅིག་གོ །
英藏寫本	無
協噶爾版寫本	
龍藏經寫本	
朵宮版寫本	
法成漢譯本	
簡要對比結果： 法藏寫本記有卷數，另外除德格版以外，屬於東部系統版本的庫倫版（K.Vol.34,F.144b6）標記有卷數。西部系統版本均沒有標記卷數，據認為混合系統或接近西部系統的拉薩版（K.Vol.34,F.259a7）則標有卷數。	

（三）、譯禮

譯禮（翻譯禮敬文）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ཕྱག་འཚལ་ལོ། །
法藏寫本	|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ལ་ཕྱག་□□
英藏寫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ཕྱག་འཚལ་ལོ། །
協噶爾版寫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ཕྱག་འཚལ་ལོ། །
龍藏經寫本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ཕྱག་འཚལ་ལོ། །

朵宮版寫本	སངས་རྒྱས་ད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ཐམས་ཅད་ལ་ཕྱག་འཚལ་ལོ། །
法成漢譯本	無
簡要對比結果： 屬於西部系統版本之朵宮版寫本記有「禮敬諸佛菩薩」，符合吐蕃王朝時期贊普欽定所謂「三藏識別譯禮（sde snod gsum ngos ’dzin gyi phayg）」[24]準則，應屬於當時「欽定譯語（bkas bcad）」的內容，但法藏寫本為「禮敬一切知」，德格版等東、西其他版本為「禮敬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這些譯禮內容並不符合「三藏識別譯禮」這一準則。	

（四）、正文

1. 序文（如是我聞……及諸菩薩摩訶薩俱）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ན་བྱ་རྒོད་ཕུང་པོའི་རི་ལ། དགེ་སློང་གི་དགེ་

24 關於吐蕃王朝時期，可識別經、律、論三藏之譯禮內容準則參見：「འདུལ་བའི་སྐད་དུ་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དང་། མདོ་སྡེ་ལ་སངས་རྒྱས་བྱང་སེམས་དང་། མངོན་པ་ལ་འ▯མ་དཔལ་གཞོན་ནུར་གྱུར་པ་ལ་ཕྱག་འཚལ་སྙོམས་ཤིག་ཅེས་ལོ་པཎ་གྱིས་བཀས་བཅད་དེ་ལ་ཕྱི་རབས་པ་རྣམས་ཀྱིས་མ་ངེས་པའི་རྒྱུ་མཚན་དུ་བཤད་ནས། ལོ་ཙྪ་བ་རང་དད་པའི་ལྷ་ལ་ཕྱག་བྱས་པར་འཆད་མོད། འོན་ཀྱང་སྔོན་བསྒྱུར་བའི་འདུལ་བ་དང་། མངོན་པ་དང་། མདོ་སྡེ་ཕལ་མོ་ཆེ་ལ་ངེས་པ་ཅན་དུ་སྣོས་འདུག་པས། ཕྱིས་མ་ངེས་ཀྱང་དང་པོའི་ཆོས་རྒྱལ་རྣམས་ཀྱི་དུས་སུ་བཀས་བཅད་པར་ངེས་སོ། 三藏識別禮。律藏卷首禮一切智，經藏卷首禮佛菩薩，論藏卷首敬禮文殊，說為先世譯師學者所定。後世雖說此乃譯師敬禮各自信奉之佛，前說殊非定論。但若考核舊譯三藏大抵如是，雖不奉為準則，然亦似是先代法王所規定者。」《藏漢大辭典》，頁 1473。

	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法藏寫本	□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 །དུས་གཅིག་ན་སངས་རྒྱས་བོག་ཀུ་བམ། །རྒྱལ་□་ཁབ། །བྱ་རྒོད་ཀྱི་ཕུང་པོ་རི་ལ་གནས་ཏེ། །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ཚོགས་མང་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ཕྱོགས་དང། །
英藏寫本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བྱ་རྒོད་ཕུང་པོའི་རི་ལ། དགེ་སློང་བརྒྱ་ཕྲག་ཕྱེད་དང་བཅུ་གསུམ་གྱི་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རབ་ཏུ་མང་བ་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協噶爾版寫本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ན་བྱ་རྒོད་ཕུང་པོའི་རི་ལ། 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龍藏經寫本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ན་བྱ་རྒོད་ཀྱི་ཕུང་པོའི་རི་ལ་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ཐབས་ག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朵宮版寫本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ན་བྱ་རྒོད་ཕུང་པོའི་རི་ལ། 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法成漢譯本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蒭眾及諸菩薩摩訶薩俱。

簡要對比結果： 法藏寫本中的「Bog ga’ bam」拼寫很特別，鮮少見於其他文獻。該詞應對應其他版本的「薄伽梵（bCom ldan ‘das）」，但並非為與其相對應的梵文「Bhagavat」。研究認為「也許此處的音譯，來自於漢語，即漢譯梵音「薄伽梵」的轉譯，而不是直接譯自梵語的「Bhagavat」。」[25]，這種記錄未見於其他版本，從譯經時間而言屬於第一階段的譯語。 英藏寫本記有「與千二百五十之大比丘眾及菩薩無央數眾俱」，其中「千二百五十」不見於其他藏文《心經》版本，應視為特殊記述。 在漢譯本中施護所翻譯的《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記有：「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諸菩薩摩訶薩眾而共圍繞。」[26]，其內容與英藏寫本一致。 另外與此數量較為一致的尚有「摩揭陀國三藏沙門法月」所重

[25] 參見：「以上句子中，P. T. 449 號藏文本中多了「sangs rgyas」（佛）一詞，「薄伽梵」即佛的尊稱，藏文譯經中一般「佛薄伽梵」並用，而且採用意譯。「薄伽梵」藏文譯為「bcom ldan vdas」，意為「出有壞」。而漢文佛經中將梵語的「bhagavat」，一般採用音譯。奇怪的是此處藏文將「薄伽梵」音譯為「bog gav bam」，這是有違藏文佛經翻譯的一般規律的，也許此處的音譯，來自於漢語，即漢譯梵音「薄伽梵」的轉譯，而不是直接譯自梵語的「bhagavat」」。〈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頁 29。

[26]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諸菩薩摩訶薩眾而共圍繞。」(CBETA, T08, no. 257, p. 852b7-9)；《般若心經譯注集成》：頁 33。

譯的漢譯本《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該本記有：「與大比丘眾滿百千人菩薩摩訶薩七万七千人俱」，同樣也可視為紀錄比丘與菩薩數量較一致的版本。[27] 然而，「千二百五十」作為佛典術語常見於諸多漢藏佛典，諸如《大乘無量壽經》、《大乘百福相經》等經典。[28]

2. 趣入智慧

2. 趣入智慧（爾時……悉皆是空）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ཟབ་མོ་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ཆོས་ཀྱི་

[27] 參見：高麗版大藏經 K.No.1667，《般若心經譯注集成》，頁 9；《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大比丘眾滿**百千人**，菩薩摩訶薩**七萬七千人**俱，」(CBETA, T08, no. 252, p. 849a7-9)。

[28] 參見：《大乘無量壽經》：「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僧。**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薩摩訶薩眾。」(CBETA, T19, no. 936, p. 82a5-7)，「《འཕགས་པ་ཚེ་དང་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ཉན་དུ་ཡོད་པ་ན་ཛེ་ཏའི་ཚལ་མགོན་མེད་ཟས་སྦྱིན་གྱི་ཀུན་དགའ་ར་བ་ན། །**དགེ་སློང་བརྒྱ་ཕྲག་ཕྱེད་དང་བཅུ་གསུམ** གྱི་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 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རབ་ཏུ་མང་པོ་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སོ།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91,Ba,211b.）；《大乘百福相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普妙宮中，坐寶莊嚴師子之座，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無央數眾，」(CBETA, T16, no. 661, p. 328c14-16)，《འཕགས་པ་འཇམ་དཔལ་གྱིས་དྲི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ཉན་དུ་ཡོད་པའི་ཀུན་ནས་མཛེས་པའི་ཁང་པ་ན། **དགེ་སློང་བརྒྱ་ཕྲག་ཕྱེད་དང་བཅུ་གསུམ**་གྱི་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དཔག་ཏུ་མེད་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དང་།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60,Ma,1b.）。

	རྣམ་གྲངས་ཀྱི་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ཉིད་ལ་རྣམ་པར་བལྟ་ཞིང་།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ལ་ཡ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བལྟའོ། །
法藏寫本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 ཆོས་ཐམས་ཅད་མཉམ་པར་མངོན་པའི། ཟབ་མོ་ཏིང་ངེ་འཛིན་ལ་འཇུག་སྟེ། །ཡང་དེ་ནས་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པོ། །ཤེས་རབ་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ར་སྤྱོད་པ་འི་ཚེ། །རྣམ་པར་བལྟས་ན་ལྔ་ཕུང་དེ་དག་སྟོང་པར་མངོན་པར་མཐོང་ངོ། །
英藏寫本	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ཟབ་མོ་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ཟབ་མོ་སྤྱོད་པ་ཉིད་ལ་རྣམ་པར་བལྟ་ཞིང་།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ལ་ཡ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བལྟའོ། །
協噶爾版寫本	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ཟབ་མོའི་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འདི་ཉིད་ལ་རྣམ་པར་རྟོག་ཅིང་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ལ་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ལྟའོ། །
龍藏經寫本	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ཟབ་མོ་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ཀྱི་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བ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

<table>
<tr><td></td><td>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ཉིད་ལ་རྣམ་པར་ལྟ་ཞིང་།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ལ་ཡ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ལྟའོ།།</td></tr>
<tr><td>朵宮版寫本</td><td>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ཟབ་མོའི་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ར་རྣམ་པར་བལྟ་སྟེ། ཕུང་པོ་ལྔ་པོ་དག་ལ་དེ་དག་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བལྟའོ།།</td></tr>
<tr><td>法成漢譯本</td><td>爾時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復於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td></tr>
<tr><td colspan="2">簡要對比結果：
此段各版文本均有較多不同處，也是藏文《心經》主要的一段經文，就重點而言應有三處可說明如下：
1.「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
屬於西部系統版本的協噶爾版、朵宮版寫本內容一致，記有：「謂甚深的法之異門明了（zab mo’i chos kyi rnam grangs snang ba zhes bya ba）」，可解讀為具有屬格關係。與此相反屬於東部系統版本的龍藏版、德格版為：「謂甚深明了的法之異門（zab mo snang ba she bya ba’i chos kyi rnam grangs）」，該句未見上述的屬格用語。若將「甚深」與「明了」兩個術語之間的關係判定為屬格、或者理解為具有從屬關係的屬格，勢必將影響所詮釋的內容。
《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將該處的「甚深」理解為境之空</td></tr>
</table>

性，「明了」理解為有境之證悟，以主體有境與客體境的相對性詮釋在這裡的「世尊等入」之三摩地[29]。

2.「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其中「行深」二字，東部系統版本及西部的協噶爾版、朵宮版均為同位語的「甚深行為（zab mo spyod pa）」作名詞解，唯獨法藏本的格式為作格的「行甚深（zab mor spyod pa）」，作動詞解。

3.「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

同樣屬於西部系統版本的協噶爾版與朵宮版記述不同。協噶爾版為「觀照五蘊自性（rang bzhin）悉皆是空」；朵宮版為「觀照五蘊體性（ngo bo nyid）悉皆是空」；英藏寫本及東部系統皆為「自性（rang bzhin）」，顯示一致；法藏寫本只記有「空（stong pa）」，顯然與其他版本不同。

「體性空（ngo bo nyid kyis stong pa）」、「體性空性（ngo bo nyid kyis stong pa nyid）」；「自性空（rang bzhin gyis stong pa）」、「自性空性（rang bzhin gyis stong pa nyid）」這些重要術語，為漢藏佛典常用的術語。但相較而言「自性」無論在漢譯或是在藏譯，出現的頻率遠遠多於「體性」一詞，例如：鳩摩羅什翻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玄奘所翻譯的《大般

[29] 「ཟབ་མོ་ནི་ཡུལ་གྱི་ཁྱད་པར་ཏེ་སྟོང་པ་ཉིད་ཡིན་ལ། 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ཏིང་ངེ་འཛིན་ནི་ཡུལ་ཅན་གྱི་ཁྱད་པར་སྟེ། དེ་ལྟ་བུའི་ཟབ་མོ་རྟོགས་པའི་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པ་སྟེ་མཉམ་པར་བཞག་པའོ། ། 」《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vol.6，頁 296。

若波羅蜜多經》等大部經典皆使用「自性」；少數如菩提流志的《大寶積經》則使用「體性」一詞。[30]
另外就藏譯本而言包含近代刊刻的拉薩版等混合或西部系統版本通用「體性」一詞，而東部系統版本則明顯以「自性」為主。然而也有一些例外，在同一個部類的不同段落「體性」與「自性」也有混用的情況。[31]

---

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7〈26 無生品〉：「須菩提言：「色是不生法，**自性空**不欲令生；受想行識是不生法，自性空不欲令生。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生法，**自性空**不欲令生。」(CBETA, T08, no. 223, p. 271c20-2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舍利子！菩薩自性空，菩薩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自性空**，不由空故。」(CBETA, T05, no. 220a, p. 17c1-4)；《大寶積經》卷 73〈25 界差別品〉：「彼後識、後識**體性空**，緣、緣體性空，業、業體性空，死、死體性空，初識、初識**體性空**，受、受體性空，世間、世間體性空，涅槃、涅槃體性空，起、起體性空，壞、壞體性空。」(CBETA, T11, no. 310, p. 417c19-23)。

31 例：《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般若波羅蜜多心經》：「ཕུང་པོ་ལྔ་པོ་དག་ལ་དེ་དག་**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體性空）ར་རྣམ་པར་བལྟའོ། །」（拉薩版《甘珠爾》：通帙 34,Ka,259b3.）；《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བརྒྱ་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62-82 卷）》：「སྣ་**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自性空）་སྟེ། **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自性空）་གང་ཡིན་པ་དེ་ལ་སྐྱེ་བ་མེད་ཅིང་འཇིག་པ་མེད་དོ། །གང་ལ་སྐྱེ་བ་མེད་ཅིང་འཇིག་པ་མེད་པ་དེ་ལ་གནས་པ་ལས་གཞན་དུ་འགྱུར་བ་མེད་དོ།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17,Nga,122b.）；《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བརྒྱ་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389-397）》：「སེམས་དང་པོ་བསྐྱེད་པ་ནས་ཉེ་བར་བཟུང་སྟེ། དགེ་བའི་ཆོས་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ལ་སྤྱོད་ཀྱང་དེ་ལ་མི་རྟོག་ཅིང་། 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སྒོམ་པའི་ཚེ། **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體性空）་ཉིད་ཀྱི་ཕྱིར་འདི་ནི་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25,A,337b.）。

目前可查閱的八本《心經》漢譯本中，鳩摩羅什、玄奘、般若共利言三譯本未見「自性」、「體性」二字；[32] 法月、智慧輪、施護三譯本使用「自性」二字[33]，法成及敦煌遺書使用「體性」或「體」字[34]。

3.1　定義空性之一

3.1　定義空性之一（時具壽舍利子……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དེ་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མཐུ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ས་བྱང་ 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 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 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 ཅེས་སྨྲ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

---

[32] 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照見五陰空**」(CBETA, T08, no. 250, p. 847c10-11)；玄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照見五蘊皆空**」(CBETA, T08, no. 251, p. 848c7-8)；般若共利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照見五蘊皆空」(CBETA, T08, no. 253, p. 849b29)。

[33] 法月，《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照見五蘊自性皆空**」(CBETA, T08, no. 252, p. 849a21)；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照見五蘊自性皆空」(CBETA, T08, no. 254, p. 850a14)；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觀見五蘊自性皆空」(CBETA, T08, no. 257, p. 852b12-13)。

[34] 法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CBETA, T08, no. 255, p. 850b27)；敦煌遺書，伯 3919 號（頁 19）、北海 77 號（頁 25）：「**照見五蘊體空**」，《般若心經譯注集成》。

	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
法藏寫本	དེའི་དུས་ན་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 །སངས་རྒྱས་བྱིན་རླབས་ཀྱི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ལ་གསོལ་པ། །རིགས་ཀྱི་བུ་འམ་རིགས་ཀྱི་བུ་མོ་དག། །ཤེས་རབ་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འི་ཚེ། །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གྱི། །འདི་སྐད་གསོལ་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པོ་སྨྲས་པ།
英藏寫本	དེ་ན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སངས་རྒྱས་ཀྱི་མཐུས་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ཅེས་སྨྲ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གི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
協噶爾版寫本	དེ་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མཐུ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ཅེས་སྨྲ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
龍藏經寫本	དེ་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མཐུ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ས་བྱང་

	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ཅེས་སྨྲ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
朵宮版寫本	དེ་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ས་མཐུ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ཅེས་སྨྲས་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
法成漢譯本	時具壽舍利子承佛威力，白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彼當云何修學?」作是語已，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答具壽舍利子言：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及下一段（3.2）屬於凡夫「資糧道」、「加行道」內容。主要有一處可提出討論，即英藏寫本與東部系統版本使用的「spyod pa spyad pa」，及西部系統版本所使用的「spyad pa spyod pa」，該處對應法成漢譯本出現的「**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中的「**欲修行**」。

現在已無法得知當初法成漢譯時所參照的版本，但在藏文「spyod pa」與「spyad pa」這兩個詞同時在詞性上有名詞及動詞的兩種用法，另外在動詞的時態上「spyod pa」為現在式，但「spyad pa」在時態上既有未來也有過去式的兩種用法。[35] 在文獻資料上，「spyod pa」有「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pa（菩薩的行為）」、「rgyal sras kyi spyod pa（佛子的行為）」等常見的名詞式用法，也有「byang chub la spyod pa（修習菩提、修行菩提）」等動詞式的用法。作為另一個詞「spyad pa」，同樣具有上述名、動詞及兩者混用的情況。這種現象在經典中不勝枚舉，部分可參考下方注腳例句。[36]

---

[35] 「**སྤྱོད་པ**」：1.[ཐ་དད་པ] སྤྱད་པ། སྤྱད་པ། སྤྱོད།། 1] འཇུག་པའམ་བྱེད་པ། 行，做，運用，進行，佛書譯為修習、舉行； བྱ་བ་ངན་པ་དོར་ནས་བཟང་པོ་འབའ་ཞིག་སྤྱོད་པ། 戒除壞事，專做好事。ཐབས་ཤེས་ཟུང་འབྲེལ་དུ་སྤྱོད་པ། 把策略和智慧結合起來運用。 2] ཉམས་སུ་མྱོང་བའམ་བེད་སྤྱོད་པ། 享受，受用，利用；འཚོ་ཆས་ལ་ལོངས་སུ་སྤྱོད་པ། 使用生活物資。 བེད་སྤྱོད་པ། 利用。用之不竭。སྤྱད་ན་ཟད་མཐའ་མེད་པ།་མི་དམངས་ཀྱི་ས་ནས་བསྡུས་ཏེ་མི་དམངས་ཀྱི་དོན་དུ་སྤྱོད་པ།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2. 1] ལས་སམ་བྱ་བ། 名詞。行為，舉動，舉止。佛書譯為行或所作；ཞི་བའི་སྤྱོད་པ། 溫和的行為。དྲག་པོའི་སྤྱོད་པ། 高尚的行為。ཡ་རབས་ཀྱི་སྤྱོད་པ། 高尚的行為。སྤྱོད་པ་ངན་པ། 壞行為。2] སྐར་ཁྱིམ་ཡུལ་ལ་གཟའ་རྣམས་ཀྱིས་ལོངས་སུ་སྤྱོད་པ། 運行。日、月和行星在宮宿中（天球上）的運行。《藏漢大辭典》，頁 1683；「**སྤྱད་པ**」：1.སྤྱོད་པའི་འདས་པ་དང་མ་འོངས་པ། 2.བྱ་བའམ་སྤྱོད་ལམ། 名詞。行為，舉止。《藏漢大辭典》，頁 1671。

[36] 例： 1.《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ཉི་ཤུ་ལྔ་པ》：「དེའི་ཚེ་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རྣམ་པ་འདི་ལྟ་བུའི་ཤེས་རབ་དང་ལྡན་པར་གྱུར་ཏེ། འདི་ལྟར་སྦྱིན་པ་ནི་དགེ་བའོ། །ཞི་བ་ནི་དགེ་བའོ། །དུལ་བ་ནི་དགེ་བའོ། །སྡོམ་པ་ནི་དགེ་བའོ། །བདེན་པ་ནི་དགེ་བའོ། །བག་བྱེད་པ་ནི་དགེ་བའོ། །བྱམས་པ་ནི་དགེ་བའོ། །སྙིང་རྗེ་ནི་དགེ་བའོ། །**ཚངས་པར་སྤྱོད་པ་སྤྱད་པ**（修行梵行）་ནི་དགེ་བའོ། །སྲོག་ཆགས་སུ་གྱུར་པ་ཐམས་ཅད་ལ་མི་འཚེ་བ་འདི་ནི་དགེ་བའོ། །ཞེས་བྱ་བར་ཤེས་པར་གྱུར་ཏོ།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26,Ka,6b.）、

漢譯本中較特殊的表述有三種，分別是般若共利言譯本中的「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者」；智慧輪的「有欲學甚深般若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401〈1 緣起品〉：「復有勝慧欻爾現前，咸作是思：「布施、調伏、安忍、勇進、寂靜、諦觀，遠離放逸，**修行梵行**，於諸有情慈、悲、喜、捨，不相擾惱，豈不善哉！」(CBETA, T07, no. 220c, p. 2b12-15)；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3〈2 學觀品〉：「復次，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知如是布施得大果報。」(CBETA, T05, no. 220a, p. 14a8-9)； 3.《སངས་རྒྱས་ཕལ་པོ་ཆེ་ཞེས་བྱ་བ་ཤིན་ཏུ་རྒྱས་པ་ཆེན་པོའི་མདོ་• 大方廣佛華嚴經》：「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ཡོངས་སུ་སྨིན་པར་བྱ་བ་དང་། གདུལ་བ་ལ་གནས་ཤི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菩薩的行為）་སྤྱོད་དོ། །དགེ་ བའི་བཤེས་གཉེན་ཐམས་ཅད་དགའ་བར་བྱ་བ་ལ་གནས་ཤི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菩薩的行為)་སྤྱོད་དོ། །དགེ་བའི་རྩ་བ་རབ་ཏུ་བསྐྱགས་པ་ལ་གནས་ཤི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སྤྱོད་དོ། །སངས་ རྒྱས་ཀྱི་ཞིང་ཡོངས་སུ་དག་པར་བྱ་བ་ལ་གནས་ཤིང་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སྤྱོད་དོ།」（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37,Ga,164a.）； 4.《སངས་རྒྱས་ཕལ་པོ་ཆེ་ཞེས་བྱ་བ་ཤིན་ཏུ་རྒྱས་པ་ཆེན་པོའི་མདོ་• 大方廣佛華嚴經》：「རིགས་ཀྱི་བུ་འདི་ལྟ་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菩薩的行為）་ཡོངས་སུ་བཙལ་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ཡུལ་ཡོངས་སུ་བཙལ་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འབྱུང་བ་རྣམ་པར་དག་པ་ཡོངས་སུ་བཙལ་བ་དང་།」（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37,Ga,325a.）； 5.《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བརྒྱ་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351-389 卷)》：「ཇི་ལྟར་དགྲ་བཅོམ་པ་ཉིད་ལ་སྤྱོད་པ་ལ་དགོངས་པ་མཛད། ཇི་ལྟར་རང་***བྱང་ཆུབ་ལ་སྤྱོད་པ***(修習菩提、修行菩提)་ལ་དགོངས་པ་མཛད། ཇི་ལྟར་ལམ་གྱི་རྣམ་པ་ཤེས་པ་ཉིད་ལ་སྤྱོད་པ་ལ་དགོངས་པ་མཛད། ཇི་ལྟར་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ཉིད་ལ་སྤྱོད་པ་ལ་དགོངས་པ་མཛད།」(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24,Da,87b.)； 6.《འཕགས་པ་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ཡུལ་ལ་འཇུག་པའི་ཡེ་ཤེས་སྣང་བའི་རྒྱན་ཅེ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佛說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འཇམ་དཔལ་དེ་བཞིན་དུ་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ཚུལ་ཁྲིམས་དང་། བྱང་ཆུབ་དང་། སེམས་ཅན་རྣམས་དང་།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ལ་གཉིས་སུ་མེད་དེ་གཉིས་སུ་བྱར་མེད་པ་དེ་ལྟར་སྤྱོད་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菩薩的行為)་སྤྱོད་པ་ཡིན་ནོ། །」(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47,Ga,298b.）。

波羅蜜多行」；以及施護的「樂欲修學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者」[37]。不難看出漢譯本的譯句與上述藏文「spyod pa spyad pa」或「spyad pa spyod pa」有著同樣的意思。

3.2　定義空性之二

3.2　定義空性之二（時具壽舍利子……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འདི་ལྟར་རྣམ་པར་བལྟ་བར་བྱ་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ཀྱ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སུ་བལྟའོ།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སྟོང་པ་ཉིད་གཟུགས་སོ། །གཟུགས་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ཀྱང་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དང་། 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སྟོང་པའོ། །
法藏寫本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 །རིགས་ཀྱི་བུ་འམ་རིགས་ཀྱི་བུ་མོ་དག། །ཤེས་རབ་གྱི་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སྤྱོད་འདོད་པའི་ཚེ། །རྣམ་པར་བལྟས་ན་ལྔ་ཕུང་དེ་དག་ངོ་བོ་ཉིད་གྱིས་སྟོང་པར་མཐོང་ངོ།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ལ་འདས་

[37] 般若共利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善男子！若有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者，云何修行？」(CBETA, T08, no. 253, p. 849c2-3)；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聖者！若有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云何修行？」(CBETA, T08, no. 254, p. 850a16-17)；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若善男子、善女人，樂欲修學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者」(CBETA, T08, no. 257, p. 852b18-19)。

	ཏེ། །འདི་ནི་ཤ་རི་འི་བུ་གཟུགས་སྟོང་པ་ཉིད་དོ། །སྟོང་པ་ཉིད་ ཀྱང་གཟུགས། །གཟུགས་དང་སྟོང་པ་ཉིད་ཐ་དད་པ་ཡང་མ་ ཡིན། །གཟུགས་དང་ཡང་ཐ་མི་དད་དོ། །**གག**་གཟུགས་པ་དེ་ སྟོང་པ་ཉིད། །**གག**་སྟོང་པ་ཉིད་པ་དེ་གཟུགས་ཏེ། །དེ་བཞིན་དུ་ ཚོར་བ་དང་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དང་རྣམ་པར་ཤེས་པའོ། །
英藏寫本	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 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ས་དེས་འདི་ལྟར་ བརྟགས་པར་བྱ་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ཀྱང་རང་བཞིན་གྱིས་ སྟོང་པར་བལྟའོ།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སྟོང་པ་ཉིད་གཟུགས་ སོ། །གཟུགས་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 ཀྱང་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དང། འདུ་ 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སྟོང་པའོ། །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 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དང་། 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 སུ་མཐོང་བ་དེ་ལྟར་བལྟ་བར་བྱ་སྟེ།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སྟོང་པ་ ཉིད་གཟུགས་སོ། །གཟུགས་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 དང་། 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རྣམས་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 རྣམས་སྟོང་པའོ། །
龍藏經寫本	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 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འདི་ ལྟར་རྣམ་པར་བལྟ་བར་བྱ་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ཀྱང་རང་ 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སུ་ བལྟའོ།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སྟོང་པ་ཉིད་གཟུགས་སོ། །གཟུགས་

<table>
<tr><td></td><td>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ཀྱང་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དང་། 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སྟོང་པའོ། །</td></tr>
<tr><td>朵宮版寫本</td><td>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སུ་མཐོང་བ་དེ་ལྟར་བལྟ་བར་བྱ་སྟེ།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སྟོང་པ་ཉིད་གཟུགས་སོ། །གཟུགས་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དང་། 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རྣམས་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སྟོང་པའོ། །</td></tr>
<tr><td>法成漢譯本</td><td>「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彼應如是觀察。五蘊體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是，受想行識，亦復皆空。</td></tr>
<tr><td colspan="2">簡要對比結果：
此段同樣出現「spyod pa」、「spyad pa」、「rang bzhin gyi stong pa」及「ngo bo nyid kyi stong pa」，其含義與上段「3.1 定義空性之一」說明相同。
法藏寫本出現的不定代名詞「གག」字，屬於藏譯佛典譯經史的第一個階段用語，時間在贊普赤松德贊（755-797 在位）之前。[38]該字在譯經第二階段（814 年）之後由「གང」字取代。
「色即是空」等經典四句[39]，除法藏寫本在用詞、文法等方面</td></tr>
</table>

[38] 參見：覺敦•仁欽札西，1536 年，《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 398。

有較多不同外，其他版本除了語句前後順序有所不同外，無論東部或西部版本，從年代最早的英藏寫本到近代的德格版內容幾乎一致，顯示藏文大藏經版本本身的傳承性。

3.3　定義空性之三

3.3　定義空性之三（時具壽舍利子……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མཚན་ཉིད་མེད་པ། མ་སྐྱེས་པ། མ་འགགས་པ། དྲི་མ་མེད་པ། དྲི་མ་དང་བྲལ་བ་མེད་པ། བྲི་བ་མེད་པ། གང་བ་མེད་པའོ། །
法藏寫本	འདི་ནི་ཤ་རི་འི་བུ་ཆོས་ཐམས་ཅད། །སྟོང་པ་ཉིད་ཀྱི་མཚན་མ་སྟེ། །མྱི་སྐྱེ་མྱི་འགོག་མྱི་གཙང་མྱི་བརྫོག་མྱི་འཕེལ་མྱི་འབྲི།
英藏寫本	ཤ་རིའི་བུ་དེ་བཞིན་དུ་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མཚན་ཉིད་མྱེད་པ། མྱི་སྐྱེ་པ། མྱི་འགག་པ། དྲི་མ་མྱེད་པ། དྲི་མ་དང་བྲལ་བ་མྱེད་པ། བྲི་བ་མྱེད་པ། གང་བ་མེད་པའོ། །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ར་ཆོས་ཐམས་ཅད་ནི་སྟོང་པ་ཉིད་དང་། མཚན་ཉིད་མེད་པ་ཉིད་དང་། མ་སྐྱེས་པ་དང་། མ་འགགས་པ་དང་། དྲི་མ་མེད་པ་དང་། དྲི་མ་དང་བྲལ་བ་དང་། བྲི་བ་མེད་པ་དང་། གང་བ་མེད་པའོ། །
龍藏經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མཚན་ཉིད་མེད་པ། མ་སྐྱེས་པ། མ་འགགས་པ། དྲི་མ་མེད་པ། དྲི་མ་དང་བྲལ་བ་མེད་པ། བྲི་བ་མེད་པ། གང་བ་མེད་པའོ། །
朵宮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ར་ཆོས་ཐམས་ཅད་ནི་སྟོང་པ་ཉིད་དང་། མཚན་ཉིད་

39　傳統上在藏文文獻將此四句稱為「ཟབ་མོ་བཞི་སྦྱོར（甚深四合句）」，《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vol.6，頁 298。

<table>
<tr><td></td><td>མྱེད་པ་ཉིད་དང་། མ་སྐྱེས་པ་དང་། མ་འགགས་པ་དང་། དྲི་མ་མྱེད་པ་དང་། **དྲི་མ་དང་བྲལ་བ་དང་།** བྲི་བ་མྱེད་པ་དང་། གང་བ་མྱེད་པའོ། །</td></tr>
<tr><td>法成漢譯本</td><td>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無相、無生、無滅、無垢、離垢、無減、無增。</td></tr>
<tr><td colspan="2">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屬於五道之聖者「見道」位內容，法藏寫本中出現的「myi」等藏文否定詞下加「ya」字母現象，對此《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認為「應屬於某些譯者自身方言的影響所至」[40]，但實質上822年唐蕃之間在拉薩所立的「唐蕃會盟碑」[41]，以及諸多敦煌藏文文獻常見這種拼寫，可視為古藏文的書寫形式。
再者依照無垢友之《心經》釋《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記有「八種相（rnam pa brgyad po）」[42]；以及智友的《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記有「甚深八相（zab mo rnam pa brgyad）」[43]；另外藏文文集中卓尼・扎巴謝珠（Co ne Grags pa bshad sgrub,1675-1748）等藏文《心經》注釋，內容多用「甚深八性（zab mo khyad par brgyad ldan）」或「三解脫門（rnam thar sgo gsum）」進行詮釋。
其中「甚深八性」即正文中的「一切法 1.空性、2.無相、3.無生、</td></tr>
</table>

40 「ཡང་། **མྱེད་མྱིན་**སོགས་ཡ་བཏགས་པ་དང་། རལ་གྱི་སོགས་ནི་ལོ་ཙཱ་བ་ཁ་ཅིག་གིས་ཡུལ་སྐད་ལ་ཞོར་བར་གྲགས་པ་ཡིན་ནོ། །」覺敦•仁欽札西，1536年，《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398。

41 如該頁「西面」序號7、8處，石泰安等，1992年，《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頁25。

42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13。

43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622。

4.無滅、5.無垢、6.離垢、7.無減、8.無增」共八項；
「三解脫門（rnam thar sgo gsum）」是將「甚深八性」中的第一項「1.空性」歸類為「空」，將中間五項「2.無相、3.無生、4.無滅、5.無垢、6.離垢」歸類為「無相」，將最後二項「7.無減、8.無增」歸類為「無願」。[44]
此段主要差異在於東部系統版本為「chos thams cad stong pa nyid **de**」與西部系統版本的「chos thams cad stong pa nyid **dang**」。雖然東部使用的帶餘詞「**de**」與西部所使用的連接詞「**dang**」，這兩個虛字雖有所不同，但上述「甚深八性」之八項內容依然可以進行判讀。
至於漢譯本，七部譯本中唯獨法成漢譯本與藏文一致，其內容同樣可分為八項。其餘六本與玄奘本大同小異，如：「玄奘：諸法空相（智慧輪：是諸法性相空；施護：此一切法如是空相）」[45]，也就是將「空」及「相」二字理解為一體，分七項內容。本段注腳引用的 CBETA 資料所使用的逗、頓號等標點符號，易造成誤解應有檢討之處[46]。

---

[44] 參見：《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vol.6，頁 300-302。

[45] 玄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CBETA, T08, no. 251, p. 848c10-11)；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舍利子！**是諸法性相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減不增。」(CBETA, T08, no. 254, p. 850a22-24)；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舍利子！**此一切法如是空相**，無所生無所滅，無垢染無清淨，無增長無損減。」(CBETA, T08, no. 257, p. 852b22-24)。

[46] 廖本聖研究也認為藏譯廣本與漢譯略本在此處內文並不相同，針對該段他在論文中提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3.4　定義空性之四

3.4　定義空性之四（時具壽舍利子……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མེད། ཚོར་བ་མེད། འདུ་ཤེས་མེད། འདུ་བྱེད་རྣམས་མེ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ད། མིག་མེད། རྣ་བ་མེད། སྣ་མེད། ལྕེ་མེད། ལུས་མེད། ཡིད་མེད། གཟུགས་མེད། སྒྲ་མེད། དྲི་མེད། རོ་མེད། རེག་བྱ་མེད། ཆོས་མེད་དོ། །མིག་གི་ཁམས་མེད་པ་ནས་ཡིད་ཀྱི་ཁམས་མེད་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མ་རིག་པ་མེད།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ད་པ་ནས་རྒ་ཤི་མེད། རྒ་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ད། ཡེ་ཤེས་མེད། ཐོབ་པ་མེད། མ་ཐོབ་པ་ཡང་མེད་དོ། །
法藏寫本	དེ་ལྟ་བས་ན། །ཤ་རི་འི་བུ་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གྱུང་མྱེད་ཚོར་བ་

在廣本中作「一切法是空性、無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減、不增的」。略、廣二本在說明一切法的特徵時所使用的語詞，除了順序稍有差異——如略本的「不增、不減」與廣本的「不減、不增」——之外；語詞的數目亦不相同——略本為七個，廣本為八個，其中的差別在於略本將梵文的 śūnyatālakṣaṇa 解讀為 śūnyatā「空性」與 lakṣaṇa「相」的屬格依主釋（梵 tat- puruṣa釋; 或稱「格限定複合詞」）——「空〔性的〕相」，而後者則將之視為 śūnyatā「空性」與 alakṣaṇa「無相」二個語詞。若依照現存七家印度學者的注釋來看，則均是以「八個語詞」(藏 tshig rnam-pa brgyad）來說明「諸法」（或「一切法」）的。廖本聖，1997，〈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頁 93；另外在梵文《心經》「渡辺校訂本」中，也認為該處過去雖有數種判讀法，但他採用「**空性（空であり）**」與「**無相（特質がなく）**」以兩個術語來進行解讀，渡辺章悟，2009 年，『般若心經』〈テクスト・思想・文化〉附錄頁 29。

	ཡང་མྱེད། །འདུ་ཤེས་གྱང་མྱེད། འདུ་བྱེད་གྱང་མྱེ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ཡང་མྱེད། མྱིག་དང་རྣ་བ་དང་སྣ་དང་ལྗེ་དང་ལུས་དང་ཡིད་གྱང་མྱེད། ཁ་དོག་དང་སྒྲ་དང་དྲི་དང་རོ་དང་རེག་དང་ཆོས་གྱང་མྱེད། མྱིག་གི་ཁམས་སུ་ནས་ཡིད་ཀྱི་ཁམས་སུ་མྱེད། རིག་པ་ཡང་མྱེད། མ་རིག་པ་ཡང་མྱེད། མ་རིག་པ་ཟད་པ་ཡང་མྱེད་པས་ན། །ཀ་ཤིང་ཤི་བ་ཡང་མྱེད། །ཀ་ཤིང་ཤི་བ་ཟད་པ་ཡང་མྱེད། སྡུག་བསྔལ་དང་འདུས་པ་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ཡང་མྱེད། ཤེས་པ་ཡང་མྱེད། ཐོབ་པ་ཡང་མྱེད། མ་ཐོབ་པ་ཡང་མྱེད་པར།
英藏寫本	དེ་ལྟར་ན་སྟོང་པ་ཉིད་ནི་གཟུགས་མ་ཡིན། ཚོར་བ་མ་ཡིན། འདུ་ཤེས་མ་ཡིན། འདུ་བྱེད་མ་ཡིན།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མ་ཡིན་ནོ། །མྱིག་མ་ཡིན། རྣ་བ་མ་ཡིན། སྣ་མ་ཡིན། ལྗེ་མ་ཡིན། ལུས་མ་ཡིན། ཡིད་མ་ཡིན། གཟུགས་མ་ཡིན། སྒྲ་མ་ཡིན། དྲི་མ་ཡིན། རོ་མ་ཡིན། རེག་བྱ་མ་ཡིན། ཆོས་མ་ཡིན། མྱིག་གི་ཁམས་མ་ཡིན་པ་ནས་ཡིད་ཀྱི་ཁམས་མ་ཡིན།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མ་ཡིན་ནོ། །མ་རིག་པ་མ་ཡིན། ཀ་ཤི་མ་ཡིན།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ཡིན། ཀ་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མ་ཡིན་ནོ།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ཡང་མ་ཡིན་ནོ། །ཐོབ་པ་ཡང་མ་ཡིན་མ་ཐོབ་པ་ཡང་མ་ཡིན་ནོ། །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མེད་དོ། ཚོར་བ་མེད་དོ། །འདུ་ཤེས་མེད་དོ། འདུ་བྱེད་རྣམས་མེད་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ད་དོ། མིག་མེད་དོ། རྣ་བ་མེད་དོ། སྣ་མེད་དོ། ལྗེ་མེད་དོ། ལུས་མེད་དོ། ཡིད་མེད་དོ། གཟུགས་མེད་དོ། སྒྲ་མེད་དོ། དྲི་མེད་དོ། རོ་མེད་དོ། རེག་བྱ་མེད་དོ། ཆོས་རྣམས་མེད་དོ། །མིག་གི་ཁམས་མེད་ཅིང་། མིག་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མེད་པ་ནས། ཡིད་ཀྱི་ཁམས་མེད་ཅིང་།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མེད་དོ། །མ་རིག་པ་མེད་

	ཅིང་།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ད་པ་ནས། ཀ་ཤི་མེད་ཅིང་། ཀ་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མེད་དོ།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རྣམས་མེད་དོ། །ཤེས་པ་མེད་དོ། །ཐོབ་པ་མེད་དོ། །མ་ཐོབ་པའང་མེད་དོ། །
龍藏經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མེད། ཚོར་བ་མེད། །འདུ་ཤེས་མེད། འདུ་བྱེད་རྣམས་མེ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ད། མིག་མེད། རྣ་བ་མེད། སྣ་མེད། ལྕེ་མེད། ལུས་མེད། ཡིད་མེད། གཟུགས་མེད། སྒྲ་མེད། དྲི་མེད། རོ་མེད། རེག་བྱ་མེད། ཆོས་མེད་དོ། །མིག་གི་ཁམས་མེད་པ་ནས་ཡིད་ཀྱི་ཁམས་མེད་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མ་རིག་པ་མེད།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ད་པ་ནས་ཀ་ཤི་མེད། །ཀ་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ད། ཡེ་ཤེས་མེད། ཐོབ་པ་མེད། མ་ཐོབ་པ་ཡང་མེད་དོ། །
朵宮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མེད་དོ། ཚོར་བ་མེད་དོ། །འདུ་ཤེས་མེད་དོ། འདུ་བྱེད་རྣམས་མེད་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ད་དོ། མིག་མེད་དོ། རྣ་བ་མེད་དོ། སྣ་མེད་དོ། ལྕེ་མེད་དོ། ལུས་མེད་དོ། ཡིད་མེད་དོ། གཟུགས་མེད་དོ། སྒྲ་མེད་དོ། དྲི་མེད་དོ། རོ་མེད་དོ། རེག་བྱ་མེད་དོ། ཆོས་རྣམས་མེད་དོ། །མིག་གི་ཁམས་མེད་ཅིང་། མིག་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མེད་པ་ནས། ཡིད་ཀྱི་ཁམས་མེད་ཅིང་། 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མེད་དོ། །མ་རིག་པ་མེད་ཅིང་།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ད་པ་ནས་ཀ་ཤི་མེད་ཅིང་། ཀ་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མེད་དོ།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རྣམས་མེད་དོ། །ཤེས་པ་མེད་དོ། །ཐོབ་པ་མེད་དོ། །མ་ཐོབ་པའང་མེད་དོ། །
法成漢譯本	舍利子！是故爾時空性之中，無色、無受、無想、

	無行、亦無有識。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屬於聖者「修道」位內容，各版在「do」等句終詞，複數「rnams」以及「med、ma yin」等否定詞在使用上顯現多有不同。 再者法藏寫本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處多了一句「**明亦無**」，與其他藏文版本與漢譯本有別，但也有研究認為法藏寫本與現存的梵文本表述一致。[47] 另外「無智無得」處，德格版等東部系統使用「**ye shes**」一詞，然而西部系統的協噶爾及朵宮版則使用「**shes pa**」。另也有文獻顯示記述「mi shes pa med do（無無知）」[48]。 藏文「知（shes pa）」、「慧（shes rab）」、「智（ye shes）」在使用上變化多樣，限於討論內容繁瑣，在此不再贅述。	

4. 智慧之行境

4. 智慧之行境（是故舍利子……依止般若波羅蜜多）	
文本	內文

47 梵文《心經》「中村校訂本」與「渡辺校訂本」皆為「**na vidyā（明知はなく）**」，渡辺章悟，2009 年，『般若心經』〈テクスト・思想・文化〉「**明亦無**」，附錄頁 18、30；中譯及研究參考：才讓，2012 年，〈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頁 32；

48 《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15-16。

德格木刻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ཅིང་གནས་ཏེ།
法藏寫本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གནས་ཏེ་སྤྱོད་པས་
英藏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ར་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གནས་ཤིང་སྤྱོད་དེ།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ནས་ཏེ།
龍藏經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ཅིང་གནས་ཏེ།
朵宮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ནས་ཏེ།
法成漢譯本	是故，舍利子！以無所得故，諸菩薩眾依止般若波羅蜜多，
簡要對比結果： 除法藏寫本少了「舍利子」稱謂以外，該段在文義上各版均無明顯不同。	

5. 智慧之功德

5. 智慧之功德（心無障礙……究竟涅槃）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སེམས་ལ་སྒྲིབ་པ་མེད་པས་སྐྲག་པ་མེད་དེ། ཕྱིན་ཅི་ལོག་ལས་ཤིན་ཏུ་འདས་ན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 །
法藏寫本	སེམས་སྒྲིད་པ་ཡང་མྱེད། སེམས་ཀྱི་སྒྲིད་པ་ཡང་མྱེད། དེ་ལྟར་མྱེད་པ་ལ་གནས་པས་ན། ལོག་ལས་ཤིན་ཏུ་འདས་ཏེ་ཐུབ་པ་ནི། མྱ་ངན་ལས་

	འདས་པ་འོ། །
英藏寫本	སེམས་ལ་སྐྲག་པ་མྱེད་པས་སྒྲིབ་པ་མྱེད་དེ། ཕྱིན་ཅི་ལོག་ལས་ཤིན་ཏུ་འདས་ན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ར་ཕྱིནད་ཏོ། །
協噶爾版寫本	སེམས་ཀྱི་སྒྲིབ་པ་མེད་པས་འཇིགས་པ་མེད་ཅིང་། ཕྱིན་ཅི་ལོག་ལས་འདས་ཏེ། 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 །
龍藏經寫本	སེམས་ལ་སྒྲིབ་པ་མེད་པས་སྐྲག་པ་མེད་དེ། ཕྱིན་ཅི་ལོག་ལས་ཤིན་ཏུ་འདས་ན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 །
朵宮版寫本	སེམས་ཀྱི་སྒྲིབ་པ་མེད་པས་འཇིགས་པ་མེད་ཅིང་། ཕྱིན་ཅི་ལོག་ལས་འདས་ཏེ། 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 །
法成漢譯本	心無障礙，無有恐怖，超過顛倒，究竟涅槃。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主要不同處在於「心無障礙，無有恐怖」二句，其中東、西部版本在用語上雖有不同，但在文意上各自顯示其一致性，然而法藏及英藏寫本則明顯存在較大不同。 其中法藏版之表述較為特殊，記有：「sems spyod pa yang myed/ sems mi spyod pa yang myed/（心行亦無，心不行亦無。）」[49]，此與所有版本不同； 英藏為「sems la skrag pa myed pas sgrib pa myed」，簡單可譯為「因為沒有恐怖故而沒有障礙」，屬於因果關係式的表述方式，但其他版本則顯示：「sems la sgrib pa med pas skrag pa med・因為沒有障礙故而沒有恐怖」，即「障礙」為因「恐怖」則為果，原因與結果剛好與英藏寫本相反。	

[49] 中譯參考：才讓，2012 年，〈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頁 33。

若參照羅什等漢譯本也是「無罣礙故，無有恐怖」，即「障礙」或「罣礙」為因，「恐怖」為果，與藏譯主要版本顯示一致。[50]

6. 智慧之果報

6. 智慧之果報（三世一切諸佛……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བ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ནས།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法藏寫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གནས་ཏེ་སྤྱོད་པས། །བླ་ན་མྱེད་པའི་གཡུང་དྲུང་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ཀུན་ཏུ་མངོན་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英藏寫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གཤེ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གནས་ནས་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མངོན་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協噶爾版寫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ཏེ།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龍藏經寫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བ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ནས།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

50 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無罣礙故，無有恐怖**」(CBETA, T08, no. 250, p. 847c21-22)；玄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無罣礙故，無有恐怖」(CBETA, T08, no. 251, p. 848c16)；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心無障礙故，無有恐怖**」(CBETA, T08, no. 254, p. 850a28-29)；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以無著無礙故，無有恐怖**」(CBETA, T08, no. 257, p. 852c1-2)。

	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朵宮版寫本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བ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ཏེ།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
法成漢譯本	三世一切諸佛，亦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除了法藏寫本「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中記有「g-yung drung（雍仲）」二字以外，其他所有版本則在用語上顯示出驚人的一致性。「g-yung drung」為藏文古有術語，學者認為屬於西藏既有的信仰苯教。「g-yung drung」應對應此處「無上正等菩提」中的「正」字，即英藏寫本等其他版本中的藏文「yang dag pa」。《心經》漢譯本則統一使用梵文音譯「三藐」。[51] 研究雖認為「g-yung drung」一詞的翻譯，與「其他吐蕃譯本的譯法與 P.T.449 號相同，說明這是當時慣用的譯法，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等觀點[52]，但是如引文所述，法藏寫本中不可否認有多篇藏文《心經》如：P.T.450、P.T.463 號[53]及 P.T.1269 號[54]在該處使用「g-yung drung」，但是 P.T.457（4-2）、P.T.464、P.T.468 號[55]及	

51 例如：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CBETA, T08, no. 250, p. 847c23-24)。

52 才讓，2012 年，〈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頁 33。

53 分別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Vol.6，頁 18L.13；頁 24L.8。

54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Vol.11，頁 330L.12。

55 分別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Vol.6，頁 20L.12-13；頁 25L.11；頁 29L.12。

P.T.1273 號[56]寫本，以及英藏寫本 IOL.Tib.J.VOL.32,39 號[57]則在該處其實是使用「yang dag pa」。可見當時在吐蕃譯本中應該是混合使用這兩個術語的，尚未進行嚴格統一。
另外針對「g-yung drung」，也有石泰安的研究[58]。不過自《聲明要領二卷》、《翻譯名義大集》[59]等屬於「欽定譯語」之相關準則性的書籍頒布之後，後期的譯語則統一使用「yang dag pa」，而「g-yung drung」作為一個具時代性的譯語再也沒有出現。

7. 智慧咒語

7. 智慧咒語（舍利子……菩提莎訶）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སྔགས། མི་རྫུན་པས་ན་བདེན་པར་ཤེས་པར་བྱ་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སྨྲས་པ། ཏདྱ་ཐཱ། ག་ཏེ་ག་ཏེ་པཱ་ར་ག་ཏེ། པཱ་ར་སཾ་ག་ཏེ། བོ་དྷི་སྭཱ་ཧཱ།
法藏寫本	དེ་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ཉམ་བ་དང་མྱི་མཉམ་བ་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འི་སྔགས། བདེན་དེ་མྱི་བརྫུན་བས་ན། །ཤེས་

[56]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Vol.11，頁 332L.16。

[57] 參見《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Vol.7，頁 96L.5。

[58] 石泰安等，1992 年，《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8，頁 127-129。

[59] 「Samyakaའི་ཡང་དག་པ（三藐即正）」，西藏博物館，2003 年，《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頁 76；榊亮三郎，1916 年，《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頁 1。

	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སྨྲས་སོ། །སྔགས་ལ་**དད་ཡྰ་ཐ་འགའ་ཏེ་འགའ་ཏེ་པ་ར་འགའ་ཏེ། པ་ར་སང་འགའ་ཏེ་བྷོ་དེ་སྭ་ཧཱ**། །
英藏寫本	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 **བདེན་ཏེ་མ་ནོར་བའི་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སྔགས་སུ་ཤེས་པར་བྱ་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སྨྲས་པ། ཏར་ཏྱ་ཐ། ག་ཏེ་ག་ཏེ་པ་ར་ག་ཏེ། པཱ་ར་སང་ག་ཏེ། བོ་དྷི་སྭ་ཧཱ།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ཏེ།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དང་།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དང༌།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གསང་སྔགས་ཏེ། **མ་ལོག་པའི་ཤེས་རབ་ཏུ་ཕ་རོལ་ཏུ་ཕྱིན་པ་ནི། གསང་སྔགས་བདེན་ཞིང་། རིག་པ་ཡིན་པར་ཤེས་པར་བྱའོ**། །ཏདྱ་ཐཱ། ག་ཏེ་ག་ཏེ། པ་ར་ག་ཏེ་པཱ་ར་སཾ་ག་ཏེ། བོ་དྷི་སྭཱ་ཧཱ།
龍藏經寫本	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སྔགས། མི་བརྫུན་པས་ན་བདེན་པར་ཤེས་པར་བྱ་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སྨྲས་པ། །ཏདྱ་ཐཱ། **ཨོཾ**་ག་ཏེ་ག་ཏེ་པཱ་ར་ག་ཏེ། པཱ་ར་སང་ག་ཏེ། བོདྷི་སྭཱ་ཧཱ།
朵宮版寫本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ཏེ།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དང་།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དང༌།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གསང་སྔགས་ཏེ། **མ་ལོག་པའི་ཤེས་རབ་ཏུ་ཕ་རོལ་ཏུ་ཕྱིན་པ་ནི། གསང་སྔགས་བདེན་ཞིང་། རིག་པ་ཡིན་པར་ཤེས་པར་བྱའོ**། །ཏདྱ་ཐཱ། ག་ཏེ་ག་ཏེ། པ་ར་ག་ཏེ་པཱ་ར་**སང**་ག་ཏེ། བོ་དྷི་སྭཱ་ཧཱ།
法成漢	舍利子！是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

譯本	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諸苦之咒。真實無倒。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祕密咒，即說般若波羅蜜多咒曰：峨帝峨帝　波囉峨帝　波囉僧峨帝　菩提莎訶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主要有四處差異。 第一：法藏、英藏及東部系統版本缺少「舍利子」的稱呼。 第二：英藏寫本明顯將「真實無倒」（「bden te ma nor pa'i sngags（真實而無謬誤之咒）」）一句更換位置，將其編排於「般若波羅蜜多大密咒」之後，其語順發生變化並多加了一個「咒(sngags)」字，使此段變成共有六個「咒」字，而其他版本則只有五個「咒」字。 第三：藏文所有版本保留梵文「tadyathā」，視其為《心經》咒語的一部分，未進行藏文翻譯。然而所有《心經》漢譯本將「tadyathā」翻譯為「即說咒曰」[60]，可以說反映了漢藏佛教傳統對咒語的認知有所不同。 第四《心經》咒語：法藏寫本中梵文咒語轉寫為藏文時，多處較有不同拼寫及錯誤，其他吐蕃時期的《心經》咒語也同樣有此現象。此點可以認為是，當時梵文轉寫藏文時尚未形成統一固定的模式；龍藏版寫本《心經》咒語則多加了一個「om（唵）」字。一般認為咒語由「om」、「tadyathā」、「namo」等作為開頭，同一句咒	

[60] 例如：玄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即說咒曰」(CBETA, T08, no. 251, p. 848c21)。

語較不會出現「om」與「tadyathā」同時並用的現象，或「tadyathā」與「namo」同時出現在同一句咒語中[61]。

（五）、後序

後序（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信受奉行）	
文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དེ་ལྟ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ལེགས་སོ་ཞེས་བྱ་བ་བྱིན་ནས། 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ནོ།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ཏེ། ཇི་ལྟར་ཁྱོད་ཀྱིས་བསྟན་པ་དེ་བཞིན་དུ་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དང་།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ང་། ལྷ་དང་།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ཡི་རངས་ཏེ།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རྫོགས་སོ།། །།
法藏寫本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 །འདི་ཁོ་ན་བཞིན་

61 參見：「ༀ་དང་ན་མོ་ཏདྱ་ཐཱ། །སྤངས་པའི་སྔགས་ཀྱི་ཐོག་མ་དང་། །……（去除咒語之開頭，嗡、南無及答雅他……）」，《簡要讀咒法》，頁 F1b2；《簡要讀咒法釋見而義顯》，頁 F5a3。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 །ཡོང་སུ་ཟབ་པ་ལ་བསླབ་པས།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ཉིད་ངེ་འཛིན་ལས་ལངས་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ལ། བཀའ་སྩལ་པའ། །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ཁོ་ན་བཞིན་དུ་བསླབ་པར་བྱ་འོ། །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རྗེས་སུ་ཡིན་ཡི་རངས་སོ། །དེ་ནས་**བག་གྷ་བྷམ**འདི་སྐད་ཅེས། །བཤད་ཟིན་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དང་། །འཇིགས་རྟེན་གྱི་ལྷ་མི་ཐམས་ཅད་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ཐམས་ཅད་དང་། སངས་རྒྱས་ཀྱི་བཤད་པ་ཐོས་ཏེ་མོས་ནས་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གས་སོ། །
英藏寫本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དེ་ལྟ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ཉིད་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ལེགས་སོ་ཞེས་བྱ་བ་བྱིན་ནས་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བཞིན་ནོ།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ཏེ། ཇི་ལྟར་ཁྱོད་ཀྱིས་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བསྟན་པ་བཞིན་དུ་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དགྱེས་ཤིང་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དང་། །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ང་། ། ལྷ་དང་། །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ཁོར་ཐམས་ཅད་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དགའ་འོ། ། །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གས་སོ། ། ། །
協噶爾版寫本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དེ་ལྟར་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

	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ན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དབང་ཕྱུག་ལ་རིགས་ཀྱི་བུ་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ནོ། །དེ་དེ་བཞིན་ཏེ། ཁྱོད་ཀྱིས་ཇི་སྐད་བསྟན་པ་བཞིན་དུ།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ཞེས་ལེགས་སོ་བྱ་བ་བྱིན་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དང་།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ང་། ལྷ་དང་།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ཡི་རངས་ཏེ།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འཕགས་མ་**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གས་སོ།། ། །།
龍藏經寫本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དེ་ལྟ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དབང་ཕྱུག་ལ་ལེགས་སོ་ཞེས་བྱ་བ་བྱིན་ནས། 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ནོ། །དེ་དེ་བཞིན་ཏེ། ཇི་ལྟར་ཁྱོད་ཀྱིས་བསྟན་པ་དེ་བཞིན་དུ་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དང་།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ག་དང་། ལྷ་དང་།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ཡི་རངས་ཏེ།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རྫོགས་སྷོ**།། ། །།
朵宮版寫	ཤཱ་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ཤེས་རབ་ཀྱི་ཕ་རོལ་

本	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དེ་ལྟར་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ནས།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རིགས་ཀྱི་བུ་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ནོ། །དེ་དེ་བཞིན་ཏེ། ཁྱོད་ཀྱིས་ཇི་སྐད་བསྟན་པ་བཞིན་དུ།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ཞེས་ལེགས་སོ་བྱ་བ་བྱིན་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དབང་ཕྱུག་དང་།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ང་། ལྷ་དང་།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ཡི་རངས་ཏེ།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གས་སོ།། །།
法成漢譯本	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爾時世尊從彼定起，告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當如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亦當隨喜。」時薄伽梵說是語已，具壽舍利子、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蘇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簡要對比結果： 首先該段各版同樣如前述「3.4 定義空性之四」，在「'o」等句終詞，複數「dag」、「thmas cad」等用字上多有不同。另外在藏文普通語「langs（起）」、「bshad pa（〔佛〕說）」，敬語「bzhengs（起）」、「bka' stsal pa（〔佛〕說）」等之使用顯現差異，表明這些譯本是經過後期反覆整理，慢慢成為如今所流通較為統一的版	

本。 法藏寫本所出現的「**bag gā bām**（薄伽梵）」已於本節「（四）正文，1.序文」說明，在此不予以解釋。 再者東部系統之龍藏經保留「**ཇོགས་སྡེ**」，同一系統的北京、麗江版也保留「ཇོགས་སྡེ」[62]同樣的構詞形式。依照《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一文，認為這是屬於吐蕃時期第一次釐定的譯經用語。[63] 但在第二次及後來的「釐定」中未進行「修正」，依舊沿用過去的寫法，這種現象應值得探討。

（六）、跋文

跋文	
版本	內文
德格木刻本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བི་མ་ལ་མི་ཏྲ་དང་། ལོ་ཙྪ་བ་དགེ་སློང་རིན་ཆེན་སྡེས་བསྒྱུར་ཅིང་། ཞུ་ཆེན་གྱི་ལོ་ཙྪ་བ་དགེ་སློ་དང་ནམ་མཁའ་ལ་སོགས་པས་ཞུས་ཏེ་གཏན་ལ་ཕབ་པ།། །།དཔལ་བསམ་ཡས་ལྷུན་གྱིས་གྲུབ་པའི་གཙུག་ལག་གི་དགེ་རྒྱས་བྱེ་མ་གླིང་གི་རྩིག་ངོས་ལ་བྲིས་པ་དང་ཞུ་དག་ལེགས་པར་བགྱིས་སོ།། །།
法藏寫本	༄། །**ཇོ་སེང་ལྗོག་**དགེ་སློང་**སྒྲིང་ཆོས་ཀྱི་རྒྱའ་མཆོ**ས། རྒྱའ་ཀྱི་དཔེ་ལས་བསྒྱུར་སྟེ་འགོ་མཇུག་བསྟན་བའ། བདག་འི་སུ་པ་བྲིས་པ་འོ།
英藏寫本	無任何記述
協噶爾版寫本	
龍藏經寫本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བི་མ་ལ་མི་ཏྲ་དང་། ལོ་ཙྪ་བ་དགེ་སློང་རིན་ཆེན་

[62] 北京版《甘珠爾》：通帙 12,Na,F41a3；麗江版《甘珠爾》：通帙 95,Na,F40b6。

[63] 《藏文正字學集》，頁 398。

	ཀྱིས་བསྒྱུར་ཅིང་ཞུ་ཆེན་གྱི་ལོ་ཙྪ་བ་དགེ་སློང་དང་ནམ་མཁའ་ལ་སོགས་པས་ཞུས་ཏེ་གཏན་ལ་ཕབ་པའོ། །དཔལ་བསམ་ཡས་ལྷུན་གྱིས་གྲུབ་པའི་གཙུག་ལག་གི་དགེ་རྒྱས་བྱེ་མ་གླིང་གི་རྩིག་ངོས་ལ་བྲིས་པ་དང་ཞུ་དག་ལེགས་པར་བགྱིས་སོ།།
朵宮版寫本	無任何記述
法成漢譯本	
簡要對比結果： 該段法藏寫本記有「**to seng lyog**」，研究認為這三個字不是藏語，而是唐朝末年歸義軍時期（851-1036）高級僧官名稱。其漢語為「都僧錄」，藏文字「to」認為是漢語「都」字的音譯，而非「道」字。[64] 其他敦煌藏文寫本如 P.T.1129 號也同樣記有「ha se to sing lyog（河西道僧錄）」。 法藏寫本另外記有藏譯者姓名「娘・法海（**Myeng Chos kyi rgya mtsho**）」，這段紀錄均未見於其他所有版本，文獻意義重大。[65] 東部系統版本則紀錄印度、藏人譯師，以及主校譯師的名稱，並註明該版本繕寫於西藏第一座僧院桑耶寺城牆外圍之「**dge rgyas bye ma gling**（沙洲遍淨天）」[66]的牆面上。	

[64] 才讓，2012 年，〈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頁 25。

[65] 「ཁམས་གསུམ་གྱི་སྐྱོན་པ།།འཇིག་རྟེན་གྱི་སྒྲོན་མའ།ལྷ་མི་རྣམ་གཉིས་ཀྱི་རེ་གནས། **ཧ་སེ་ཏ་སེང་ལྱོག**་ཞི་ལེགས་ཀྱི་ཞ་སྔར།།， 三界之救主導師，世間明燈，神、人之希望、**河西道僧錄**司賓駕下」，王堯、陳踐譯注，2008 年，〈附錄貳 社會經濟文書 四十〉，《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頁 243；王堯，1999 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頁 155。

[66] 「…… ལྕགས་རིའི་ཕྱི་ཡོགས་སུ་ཀ་ཆུ་ལྷ་ཁང་དང་།ཁམས་གསུམ་ཟངས་ཁང་གླིང་། **དགེ་རྒྱས་བྱེ་མ་གླིང**།བྱ་ཚལ་གསེར་ཁང་གླིང་བཅས་ཡོད།གཙུག་ལག་ཁང་འདིའི་བཟོ་སྐྲུན་གྱི་བཀོད་པ་ཐུན་

英藏及西部系統版本未見跋文，無任何譯者等相關紀錄。

（二）、譯語之演化

誠如本稿「前言」所述，西藏佛教歷經前弘與後弘兩期，後來逐漸形成各自的派別體系，並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規模與影響力的各大教派。就其譯經史而言，也同樣橫跨前弘與後弘兩期，這些文本的譯語之演化主要有以下三個階段可進行探討。

吐蕃贊普赤松德贊（755-797 在位）之前為第一個階段；

赤松德贊至赤德松贊（780-814 在位）期間為第二個階段，其中 814 年也是藏譯佛典「新、舊譯語」劃分的時代[67]；

後弘期古格王朝拉喇嘛益西沃時期，盛名遠揚的著名的大譯師仁青桑波（898-995）出現開始算起，至邦譯師羅智丹巴（དཔང་ལོ་ཙཱ་བ་བློ་གྲོས་བརྟན་པ，1276-1342）、大譯師達磨波羅巴衙（ཏྲམ་པཱ་

སྔོང་མ་ཡིན་པ་ཞིག་ཡོད་པ་ནི་འོག་ཁང་བོད་ལུགས་དང་། བར་ཁང་རྒྱ་ནག་ལུགས། སྟེང་ཁང་རྒྱ་གར་ལུགས་བཅས་ལུགས་གསུམ་གྱི་ཁྱད་ཆོས་ཚང་བ་བྱས་ཡོད། འོག་ཁང་རྣམ་དག་སྒོ་གསུམ་དུ་འདུ་ཁང་ཀ་བ་བཅོ་བརྒྱད་ཀྱི་རྒྱ་ཁྱོན་དུ་རྟེན་གཙོ་གུ་རུ་ང་འདྲ་མ་དང་།」，東噶洛桑赤列，1997 年，《東噶藏學大辭典》，頁 2114。

67 雖然大部分的藏文史料一致認為赤德松贊之後的赤祖德贊，或赤熱巴巾（815-838 在位）屬於第二次文字釐定時期，但這個觀點也許是錯誤的，時間應該要往前到赤祖德贊在位期間的 814 年作為「新譯」的開端較為妥當。詳細內容可參見：達倉巴・班覺桑波，1434 年，《漢藏史集》，頁 199-200；「1.有關印度辭彙（新譯）傳播的唯一年代標誌是 814 年」，石泰安等，1992 年，《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8，頁 176。

ལ་བྷ་དྲ，1441-1528）或稱夏魯大譯師卻炯桑波（ཞ་ལུ་ལོ་ཙཱ་བ་ཆོས་སྐྱོང་བཟང་པོ，1441-1527）[68]等期間為第三個階段。[69]

以上三個階段在西藏歷史上稱為藏語文「三次釐定」[70]，對於藏文自身的發展以及佛典語文的統一規範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有關這方面可參考的文獻資料並不充足。就目前而言有關藏譯佛典譯經史的文獻，大致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吐蕃王朝時期三大佛經目錄，即：成書最早的《丹噶目錄》（收錄 738 部經論）；中期出現的《欽浦目錄》；以

---

68 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收錄有大譯師達磨波羅巴紛署名的好幾部譯作，東北目錄編號分別為：4278、4280、4419、4421、4454、4457 號，內容涉及聲明學、詞藻學、一詞多義、阿毗達磨廣釋等內容。他與夏魯大譯師卻炯桑波實為同一人，其譯作或藏文著作皆很豐富。

69 參見：覺敦•仁欽札西，1536 年，《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 398-399。

70 相關「文字釐定」可參考以下解釋：「སྐད་གསར་བཅད། འབྲི་ཀློག་མི་བདེ་བའི་བརྡ་རྙིང་འགའ་ཞིག་གི་ཟུར་དོར་ཏེ་ཀློག་འདོན་བདེ་བའི་ཡིག་སྐད་གཏན་ལ་ཕབ་པ་དཔེར་ན་ད་དྲག་དོར་བ་དང་མྱེ་དང་འགྱོ་ཞེས་པ་མེ་དང་འགྲོ་ཞེས་པར་བཟོར་ཡང་དུ་བཏང་བ་ལྟ་བུ། 厘訂文字，訂正字形。重新訂正簡化若干不便寫讀的古文字，如下加字 ྱ 或略去再後加字 ད 等。」，頁 109；「སྐད་གསར་བཅད་རྣམ་པ་གསུམ། འབྲི་ཀློག་མི་བདེ་བའི་བརྡ་རྙིང་འགའ་ཞིག་གི་ཟུར་དོར་ཏེ་ཀློག་བདེ་བའི་སྐད་ཡིག་གཏན་ལ་ཕབ་པ་གསུམ་སྟེ། 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འུ་བཙན་ནས་མངའ་བདག་ཁྲི་རལ་པ་ཅན་ཡན་ཆད་དུ་སྐ་ཅོག་ཞང་གསུམ་ལ་སོགས་པས་བཀས་བཅད་ལན་གཉིས་བྱས་ཤིང་བཀས་བཅད་གསུམ་པ་ནི་ལྷ་བླ་མ་ཡེ་ཤེས་འོད་ཀྱི་དུས་སུ་བྱོན་པའི་ལོ་ཙཱ་ཆེན་པོ་རིན་ཆེན་བཟང་པོ་ནས་དྷརྨ་པཱ་ལ་བྷ་དྲའི་བར་དུ་བྱོན་པ་རྣམས་ཀྱིས་བྱས་པ་ཡིན། 三訂字形。藏文發展過程，把寫讀不便的舊字，作過三次改訂。自赤松德贊至赤熱巴堅以前，由噶、焦、祥氏等譯師進行了兩次改訂，其後出家國王也協畏時，譯師仁欽桑波及達磨波羅巴紛等又進行第三次改訂，以至於今。」《藏漢大辭典》，頁 109。

及最晚出現的《旁塘目錄》（收錄約 1060 部經論）。其中《欽浦目錄》現已失佚。

其次是佛典翻譯的準則性工具書，即：9 世紀初的《翻譯名義大集》，以及稍後的學者斷代為 814 年的《聲明要領二卷》兩本文書。

再者對於新、舊譯經術語的分析整理有諸如：《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1536 年）、「敦煌寫本中的印藏和漢藏兩種詞彙」（石泰安，1983 年）等文獻與論文可做為研究參考資料。另外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不同文本所保留下來的佛典用語，將會是直接性的參考資料。

本稿在前一節對比、分析整理了各大文本之藏文《心經》內文，並就重要處逐一分析後，針對其新、舊譯語等之演化綜合分析整理如下：

表六：最早出現藏文《心經》的文獻目錄

目錄名稱	經題	出處
《丹噶目錄》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སྙིང་པོ་ཤློཀ་ཉེར་བརྒྱད・聖般若心經二十八頌》	德格版《丹珠爾》：通帙 206,295a6.
《旁塘目錄》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སྙིང་པོ་ཤློཀ་ཉེར་བརྒྱད・聖般若心經二十八頌》	《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頁 4）

說明：兩部目錄所收錄的《心經》經題，在後來出現的所有藏文大藏經中皆未沿用　與此相同的經題。

五、藏文《心經》譯語之演化綜合分析

說明：以下綜合分析採用本文科判（「科判二」）架構。

本文出處	用語	文本	分析整理
（一）、經題：A、B	འཕགས་པ（聖）	法藏、協噶爾、朵宮	《丹噶目錄》、《旁塘目錄》所收錄的經題已出現「聖」字。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薄伽梵母）	龍藏、德格、庫倫、卓尼	《丹噶目錄》、《旁塘目錄》所收錄的藏文《心經》經題均未出現「薄伽梵母」一詞。英藏本無梵文經題，也未見「聖」及「薄伽梵母」用語。納塘與拉薩版同時使用「聖」及「薄伽梵母」。
（二）、卷數	བམ་པོ་གཅིག་གོ（一卷）	法藏、德格、庫倫、拉薩	《丹噶目錄》、《旁塘目錄》只記載藏文《心經》頌文數量，未見「一卷」一詞。
（三）、譯禮	禮敬諸佛菩薩、禮敬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	各大版本皆有不同	屬於西部系統版本的朵宮版「譯禮」（禮敬諸佛菩薩），符合吐蕃王朝時期贊普欽定的所謂「三藏識別譯禮」準

	禮敬一切知		則，可視為當時「欽定譯語」的內容。
（四）、正文，1. 序文	བོག་གའ་བམ（薄伽梵）	法藏	為梵文或漢文「薄伽梵」的轉寫或音譯，未見於後來所有版本文獻。相關分析參見文稿「四、初探藏文《心經》主要版本內文對比分析及譯語之演化」之（四）、「正文，1. 序文」。
	དགེ་སློང་བརྒྱ་ཕྲག་ཕྱེད་དང་བཅུ་གསུམ་གྱི་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千二百五十之大比丘眾）	英藏	未見於後來所有版本文獻。相關說明可參見：「四、初探藏文《心經》主要版本內文對比分析及譯語之演化」之（四）、「正文，1. 序文」。
2. 趣入智慧	ཟབ་མོ（甚深）	法藏	為「ཟབ་མོ་ཉིད་ངེ་འཛིན」，與其他版本語順不同。
		英藏	為「ཟབ་མོ་སྣང་བ」，同樣與其他版本語順不同。
		協噶爾、朵宮	西部系統版本顯示一致，標有屬格虛詞「ཟབ་མོའི་ཆོས」。
		龍藏、	東部系統版本顯示一致，沒

		德格	有屬格虛詞「ཟབ་མོ་ཆོས」。
	སྟོང་པ	法藏	只記有「空（སྟོང་པ）」字，未見其他各版所使用的「自性」、「體性」，此顯然與其他版本明顯不同。
	ཟབ་མོར་སྤྱོད་པ	法藏	唯獨法藏在「ཟབ་མོ」與「སྤྱོད་པ」中間使用格助詞「ར」，其他版本均為同位語的「ཟབ་མོ་སྤྱོད་པ」。
	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	英藏、協噶爾、龍藏、德格	英藏、西部協噶爾及東部系統皆使用「རང་བཞིན（自性）」二字。 《翻譯名義大集》（頁 73）詞條 945 號為「རང་བཞིན་སྟོང་པ་ཉིད（Prakṛit-śūnyatā）」，《聲明要領二卷》（頁 143）也收錄相同術語。
	ངོ་བོ་ཉིད་ཀྱིས་སྟོང་པ	朵宮、納塘	與西部協噶爾不同，使用「ངོ་བོ་ཉིད（體性）」二字。《翻譯名義大集》（頁 73）詞條 950 號為「ངོ་བོ་ཉིད་སྟོང་པ་ཉིད（Svabhāba- śūnyatā）」，同樣《聲明要領二卷》（頁 145）也收錄相同術語。可以說藏文文獻所記錄的「རང་

			བཞིན」及「ངོ་བོ་ཉིད」其原梵文並不相同，藏譯佛典何時開始「修正」此用法以及二詞混用的依據今無從得知。
3.1. 定義空性之一	སྤྱོད་པ	法藏	只記有「སྤྱོད་པ」，未見「སྤྱད་པ」一詞，與其他所有版本不同。
	སྤྱོད་པ་སྤྱད་པ	英藏、龍藏、德格	這兩個詞同時有名詞及動詞的兩種用法，另外在動詞的時態上「སྤྱོད་པ」為現在式，但「སྤྱད་པ」在時態上既有未來也有過去式的用法。在藏譯佛典中這兩個詞語頻繁出現，在詞性上既有作為名詞的用法，也有做為動詞的用法。同樣無法斷定從何時開始「修正」用法以及出現混用的現象。
	སྤྱད་པ་སྤྱོད་པ	協噶爾、朵宮	
3.2. 定義空性之二	གག	法藏	依據《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 398），此處不定代名詞「གག」字屬於譯經史第一個階段，可以認為是贊普赤松德贊（755-797在位）前的用語。在譯經第二階段開始由「གང」字取

			代，「གག」字用法從此走入歷史。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等經典四句		除法藏本「色即是空」等經典四句，出現用語及前後語順不同外，其他版本大致上具有一致性，顯示藏譯佛典版本的系統性。該段同樣出現「སྤྱོད་པ」、「སྤྱད་པ」、「རང་བཞིན」及「ངོ་བོ་ཉིད」，其分析與本文出處 2 及 3.1 相同。
3.3. 定義空性之三	མྱི་སྐྱེ་མྱི་འགོག་མྱི་གཙང 等	法藏	《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 399）雖認為「མྱི」等藏文否定詞下加「ya」字母屬於某些譯者自身方言的影響所至，但實際上 822 年在拉薩所立的「唐蕃會盟碑」以及頗多敦煌藏文文獻都很常見這種拼寫，應視為古藏文的書寫形式之一。
	ཆོས་ཐམས་ཅད། །སྟོང་པ་ཉིད་ཀྱི་མཚན་མ་སྟེ	法藏	法藏寫本為「諸法空相」，後加帶餘詞「སྟེ」；東部系統版本為「諸法空性」，同樣後加帶餘詞「དེ」；唯獨西部系統為「諸法空性」後加連接詞「དང」。依照無垢
	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英藏、龍藏、	

		德格	友《心經》釋《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此處應有「八種相」；智友的《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也有「甚深八相」之說；再者依照卓尼・扎巴謝珠等之藏文《心經》注釋及其他研究，內容也多用「甚深八性」。因此可以說西部系統版本所敘述的諸法共「八項」其內容較接近上述文獻及研究。
	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ང་	協噶爾、朵宮、納塘	
3.2. 定義空性之四	རིག་པ་ཡང་མེད（明亦無）	法藏	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處多了一句「明亦無」，與其他版本不同。但該處與現存的梵文本「na vidyā（明知はなく）」表述一致，『般若心經』〈テクスト・思想・文化〉（附錄頁 18、30）。
	ཤེས་པ་མེད（無知）	法藏、協噶爾、朵宮	關於藏文「知（ཤེས་པ）」、「慧（ཤེས་རབ）」、「智（ཡེ་ཤེས）」在使用上變化多樣，多本心經注釋文也有大篇幅的探討，因內容繁瑣本稿在此未展開討論。 另各版在「ཏོ」等句終詞，
	ཡེ་ཤེས་མེད（無智）	龍藏、德格	

<table>
<tr><td></td><td></td><td></td><td>複數「རྣམས」以及「མེད、མ་ཡིན」等否定詞在使用上有所不同。</td></tr>
<tr><td>4. 智慧之行境</td><td>ཤཱ་རིའི་བུ（舍利子）</td><td>法藏</td><td>除法藏本缺少「舍利子」稱呼外，其餘該段各版均無明顯不同。</td></tr>
<tr><td rowspan="3">5. 智慧的功德</td><td>སེམས་སྤྱོད་པ་ཡང་མེད། སེམས་ཀྱི་སྤྱོད་པ་ཡང་མེད（心行亦無，心不行亦無）</td><td>法藏</td><td rowspan="3">該段主要不同處在於「心無障礙，無有恐怖」二句，東、西部版本用語雖有不同，但在文意上各自顯示其一致性，然而法藏及英藏寫本則出現較大不同。
其中法藏版之表述較為特殊，記有：「心行亦無，心不行亦無」，與其他所有版本不同；
英藏為「因為沒有恐怖故而沒有障礙」，屬於因果關係式的表述方式，但在其他版本中為「因為沒有障礙故而沒有恐怖」，也即「障礙」為因「恐怖」為果，原因與結果剛好相反。
參照羅什等漢譯本也是「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障</td></tr>
<tr><td>སེམས་ལ་སྐྲག་པ་མེད་པས་སྒྲིབ་པ་མེད་དེ（因為沒有恐怖故而沒有障礙）</td><td>英藏</td></tr>
<tr><td>སེམས་ཀྱི་སྒྲིབ་པ་མེད་པས་འཇིགས་པ་མེད་ཅིང（因為沒有障礙故而沒有恐怖）</td><td>協噶爾、朵宮、納塘</td></tr>
</table>

			礙」或「罣礙」為因，「恐怖」為果，與藏譯主要版本顯示一致。
6. 智慧的果報	གཡུང་དྲུང（雍仲）	法藏	該段法藏寫本「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中記有「གཡུང་དྲུང」二字以外，其他所有版本在用語上均顯示出驚人的一致性。 「雍仲」為藏文古有術語，屬於西藏既有的信仰苯教，此處對應「無上正等菩提」中的「正」字，即英藏寫本等其他版本中的藏文「ཡང་དག་པ」。法藏寫本中多篇藏文《心經》如：P.T.450、P.T.463 號及 P.T.1269 號在該處使用「གཡུང་དྲུང」，但 P.T.457（4-2）、P.T.464、P.T.468 號及 P.T.1273 號寫本，以及英藏寫本 IOL.Tib.J.VOL.32,39 號則在該處使用「ཡང་དག་པ」，可見在當時吐蕃譯本中應該是混合使用這兩個詞語，尚未進行嚴格統一。不過自《聲

			明要領二卷》、《翻譯名義大集》等「欽定譯語」之相關準則性的書籍頒布之後，後期的譯語則統一使用「ཡང་དག་པ」，而「གཡུང་དྲུང」作為一個具有時代性的譯語則再也沒有出現。
7. 智慧咒語	ཤཱ་རིའི་བུ（舍利子）	法藏、英藏、龍藏、德格	缺少「舍利子」稱呼。
	བདེན་ཏེ་མ་ནོར་པའི་སྔགས（真實而無謬誤之咒）」	英藏	明顯將「真實而無謬誤之咒（法成：「真實無倒」）」一句更換位置，將其編排於「般若波羅蜜多大密咒」之後，使語順發生變化。並多加了一個「咒」字，使此段變成共有六個「咒」字，而其他版本則只有五個「咒」字。
	ཏདྱ་ཐཱ（即說咒曰）	所有版本	所有藏譯版本保留梵文「ཏདྱ་ཐཱ」，視為《心經》咒語的一部分未進行藏文翻譯。然而所有《心經》漢譯本將「tadyathā」翻譯為「即說咒

			曰」，可以說反映了漢藏佛教傳統對咒語的認知有所不同。
	《心經》咒語	法藏	梵文轉寫多處有不同拼寫及錯誤，其他吐蕃時期的《心經》咒語也同樣有此現象。可以認為當時梵文轉寫藏文時尚未形成統一固定的模式，《聲明要領二卷》、《翻譯名義大集》等書出現以後梵文轉寫開始成熟，較具有統一性。
	ཨོཾ（唵）	龍藏	多加了一個「ཨོཾ（唵）」字。藏文一般認為咒語由「ཨོཾ」、「ཏདྱ་ཐཱ」、「ན་མོ」等作為開頭，同一句咒語較少出現「ཨོཾ」與「ཏདྱ་ཐཱ」同時並存的現象，或「ཏདྱ་ཐཱ」與「ན་མོ」同時出現在同一句咒語中。
（五）、後序	ལངས（起）」／བཤད་པ(〔佛〕說）	法藏	各版同樣在「འོ」等句終詞，複數「དག」、「ཐམས་ཅད」等用字上多有不同。 另外在藏文普通語「ལངས（起）」、「བཤད་པ（〔佛〕
	བཞེངས(〔佛〕	英藏、	

	起）	龍藏、德格、協噶爾、朵宮	說）」，敬語「བཞེངས（起）」、「བཀའ་སྩལ་པ（〔佛〕說）」在使用上顯現差異，表明這些譯本是經過後期反覆整理後慢慢成為如今所流通較為統一的版本。
	བཀའ་སྩལ་པ（〔佛〕說）		
	བག་གུ་བུམ／མྱི		參見表七「（四）、正文，1. 序文」、「3.3. 定義空性」。
	རྫོགས་སྷོ	龍藏、北京、麗江	依照《丁香帳—藏文古今詞語辨析》（頁 398）記載，認為這是屬於吐蕃時期第一次釐定的用語，同樣也是東部系統版本的德格版、庫倫版、卓尼版並未沿用這種寫法，是比較特別的現象。
（六）、跋文	ཏོ་སེང་ལུག（都僧錄）／མྱང་ཆོས་ཀྱི་རྒྱལ་མཆོ（娘・法海）	法藏	紀錄唐朝末年歸義軍時期（851-1036）高級僧官名稱「都僧錄」，另外記有藏譯者姓名「娘・法海」，這段紀錄均未見於其他所有版本，文獻意義重大。
	རྒྱའ་གྱི་དཔེ（漢或梵文本）		紀錄當時翻譯時的文本，尚無法斷定是漢文本或是梵文本。

		英藏、協噶爾、朵宮、納塘	無任何關於譯者、校定者等資料。
		英藏、龍藏、德格、卓尼、麗江、拉薩	紀錄印度、藏人譯師，以及主校譯師名稱，並註明當時該版本繕寫的地方。較為特別的是拉薩版與其他東部系統版本內容顯示一致。

六、結語

贊普赤德松贊在位期間，及繼任贊普在位一段時間內吐蕃相對處於和平時期，佛典翻譯事業蓬勃發展，西元 814 年贊普召集當時主要的譯師，總結前人翻譯之經驗，制訂新的譯經方式及用語準則，並積極推廣。這一年也成為後來譯經史上新、舊譯語的分水嶺。雖然之後約 10 世紀時出現所謂第三次的文字釐定，但藏譯佛典語言已然成形，很多屬於該次釐定的術語並未在後來應用實踐，依然以沿用第二階段流通的譯語居多。

綜觀藏文《心經》，在不同系統、不同文本彼此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且為數不少。縱然同樣是敦煌藏文《心經》寫本文獻，他們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

本稿採用的法藏寫本在時間上可以說橫跨第一與第二階段，也很明顯保留了好幾個屬於第一階段、甚至是藏譯佛典最初的

譯語；然同屬一個時期的英藏寫本卻未呈現出與法藏本同樣的現象，且與後來的、尤其是與東部系統版本有較高的一致性；再者學者研究雖認為同屬東部系統的版本間無疑有其一致性，但經本稿考察發現，其中也不乏存在諸多差異性。如同樣認為是東部系統的《龍藏本》與《德格版》之間多處顯現其差異，西部系統也有著類似的現象；至於混合系統也不盡然是東、西系統版本的「混合」版本，其實它在東部或西部系統之其中某一方，有著自然的傾向性或用語選擇性，或者說在整體上比較接近西部或接近東部系統。

12 世紀以後隨著佛教在印度的式微，西藏與印度之間的接觸也變得趨緩，甚至在後來發生中斷。隨著這一現象的出現，藏譯佛典在早期與梵文原典緊密結合的情況也發生變化，逐漸與原典慢慢產生距離。

為了使藏人更加容易閱讀這些佛典譯本，不同系統、不同版本的歷代大藏經編輯者們開始在佛典語順、文法、詞性等層面進行修正，使得文本變得易讀，符合藏文文法。當然如果找到一本屬於孤本系統的藏文《心經》文本，與現有的系統文本進行逐句對比，也許會有不同的發現與視點，但很遺憾這些孤本不易得手，只能留待日後有機緣時進一步研究。

藏文《心經》只是浩瀚藏文大藏經其中的一小部分，僅有 1 千多字，這與字數在 10 萬、50 萬，甚至上百萬的經典相比，在篇幅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很難說此一探討結果具有普遍性。但無可否認《心經》也是最為著名的經典，相信它所具有的現象一定具有其代表性。

末學在過去研究《大乘莊嚴經論•安慧釋》[71]時發現，藏文大藏經不同版本間在用語、文法、語順、詞性等方面記述多有不同。該部文獻是一部篇幅非常巨大的論著，它當初的翻譯時間應屬於譯經第二階段，字數近 50 萬字，與藏文《心經》的 1 千多字在篇數上難以比擬。但如果說僅 1 千多字的文本，在不同版本間竟然也存在如此多的差異，更遑論是大部頭的經典或論著，其差異性必定是更加顯著的。《大乘莊嚴經論•安慧釋》在文本間出現的諸多異同：（1）是因為藏譯《安慧釋》梵文原典有不同版本；（2）或者《安慧釋》是在梵本《無性釋》與世親《大乘莊嚴經論》兩者基礎上編譯而成；（3）或者當初在藏譯時，藏文譯者自行修正原文；（4）抑或是在原典基礎上重新撰述譯著。無論是以上何種假設對於文獻學而言，無疑是值得研究且具有重要意義之課題。[72]

本文通過對比分析發現，藏文《心經》也有著與上述同樣的情況出現，但若要達到一定的研究成果尚須參照更多的文本，需要更廣泛的探討，希望在未來有機會在這個領域繼續發現與探討。

近年來藏傳佛典漢譯，或是藏傳佛典英譯、漢傳佛典藏譯等各種大型翻譯計畫盛行，由世界各國各大院校，官方或民間機構在逐步穩健推進。譯者個人或團隊將某一經典新譯為其他

---

71 德格版《丹珠爾》：通帙 125,Mi,F1b1-F283a7、通帙 126,Tsi,F1b1-F266a7。

72 相關研究參見：上野康弘，2011 年，〈蔵訳《大乗荘厳論安慧釈》における著者問題——安慧作とすることへの若干の疑問〉，頁 110-114；蘇南望傑，2015 年，〈《大乘莊嚴經論•安慧釋》譯注與考察—第十七品「供養」與「依止」〉，《法鼓佛教學報》17，頁 263。

語言之前，應先對該經典的翻譯史，不同文本，以及文本間的差異性，文本校勘、考證等，進行謹慎仔細的文獻學研究，使經典傳譯事業更經得起檢驗。假使隨手取得某一經典文本，開始倉促翻譯，如此既不符合佛教自身的譯經傳統，也使其翻譯的可信度大受影響，這也是本稿研究之意義所在。

恩師辛嶋靜志（2016）在〈佛典語言及傳承〉一文提及：（1）初期大乘佛典本來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2）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的；（3）經典是不斷變遷的。他認為佛教文獻學者需要具備以上三個重要視點，以免研究發生錯誤[73]。在無法獲得梵文原典或提供閱讀的梵本晚於所翻譯文本的情況下，從相同語文與不同語文譯本之間經由相互參照對比研究，試圖探討這些經論的原貌及譯本自身譯語的演化，應是較具體可行的方法。也可以說佛典文獻研究尚有很多未知的領域，有待繼續發現與研究的展開。

73 「在我們以上述內容為基礎考察公元前後不斷創作出的初期大乘佛典的誕生和變遷時，就會注意到，以往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三個視點：（1）初期大乘佛典本來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2）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的；（3）經典是不斷變遷（我有意識地不用發展一詞）的。缺乏以上三個視點，就會像今天大多數學者那樣，以為最早寫於11世紀，多寫於17世紀的梵語寫本就是原典，由此判斷事實上較梵本更為古老的漢譯或中亞等地區出土的古梵文寫本讀法是錯誤的。這種出發點、想法和做法從更本上就是錯誤的。」辛嶋靜志，2016，《佛典語言及傳承》，頁159。

引用文獻

《心經》漢譯本

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CBETA, T08, no. 250。

玄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1。

法月，《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2。

般若共利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3。

法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5。

智慧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CBETA, T08, no. 254。

施護，《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T08, no. 257。

藏譯《心經》文本

法藏寫本，8-9 世紀，《འཕག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2006 年）Vol.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藏寫本，8-9 世紀，《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2013 年）Vol.5；Vol.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麗江版《甘珠爾》木刻本，1608-21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麗江版《甘珠爾》：通帙 95,Na,F39b-F40b，麗江：麗江王府。

龍藏版《甘珠爾》木刻本，1669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龍藏版《甘珠爾》（2011 年）：第 48 冊，頁 174/259b2-175/261b2，新北市：龍岡數位文化。

北京版《甘珠爾》木刻本，1683-92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北京版《甘珠爾》：通帙 95,Na,F39b-F41a，北京：嵩祝寺。

協噶爾版《甘珠爾》寫本，1712 年，《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協噶爾版《甘珠爾》：通帙 95,Ka,F253b-F255a，定日：協噶爾寺院。

朵宮版《甘珠爾》寫本，1729 年，《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朵宮版寫本《甘珠爾》：通帙 51,Ka,F277a-F278b，拉達克：列城。

卓尼版《甘珠爾》木刻本，1731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卓尼版《甘珠爾》：通帙 12,Na,F43b-F45a，卓尼：卓尼印經院。

納塘版《甘珠爾》木刻本，1733 年，《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納塘版《甘珠爾》：通帙 34,Ka,F262b-F264a，日喀則：納塘寺院。

德格版《甘珠爾》木刻本，1733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34,Ka,F144b-F146a、通帙 88,Na,F94b-F95b，德格：德格印經院。

庫倫版《甘珠爾》木刻本，1908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庫倫版《甘珠爾》：通帙 34,Ka, F144b-F146a，烏蘭巴托：庫倫版《甘珠爾》印經院。

拉薩版《甘珠爾》木刻本，1934 年，《འཕགས་པ་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拉薩

版《甘珠爾》：通帙 34,Ka,F259a-F261b，拉薩：雪《甘珠爾》印經院。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2006-2008 年，《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華大藏經《甘珠爾》：34,402-40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藏譯《心經》釋文本

吉祥師子（ཤྲཱི་སིཾ་ཧ），《ཤེས་སྙིང་འགྲེལ་པ་སྔགས་སུ་འགྲེལ་པ•般若心經註．密咒〔道〕釋》，北京版：通帙 211,Ngo,103b6-108b2；德格版：通帙 204,Co,203b7-209b7；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115,553-562.

無垢友（བི་མ་ལ་མི་ཏྲ），《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རྒྱ་ཆེར་བཤད་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說》，北京版：通帙 211,Ma,285b5-302b2；德格版：通帙 197,Ma,267b1-280b7；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493-1527。

智友（ཛྙཱ་ན་མི་ཏྲ），《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說》，北京版：通帙 211,Ma,302b2-309b1；德格版：通帙 197,Ma,280b7-286b4；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32-48。

金剛手班智達（པཎྜི་ཏ་ཕྱག་ན་རྡོ་རྗེ），《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འགྲེལ་པ་དོན་གྱི་སྒྲོན་མ་ཞེས་བྱ་བ•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義燈》，北京版：通帙 211,Ma,309b1-319b8；德格版：通帙 197,Ma,286b5-295a7；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49-71。

善軍（སློབ་དཔོན་པྲ་ཤཱ་སྟྲ་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རྒྱ་ཆེར་འགྲེལ་པ་དོན་བཙུས་གསལ་བར་བསྟན་པ•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釋》，北京版：通帙 211,Ma,319b8-330b6；德格版：通帙 197,Ma,295a7-303b7；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74-96。

摩訶迦那班智達（པཎྜི་ཏ་མ་ཧཱ་ཛ་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འི་དོན་ཡོངས་སུ་ཤེས་པ•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義遍知》；北京版：通帙 211,Ma,338b4-350a8；德格版：通帙 197,Ma,303b7-313a4；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606-31。

阿底峽，《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མ་པར་བཤད་པ・般若心經解說》，北京版：通帙 211,Ma,333a6-338b4；德格版：通帙 197,Ma,313a4-317a7；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634-45。

蓮花戒，《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འི་འགྲེལ་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北京版：通帙 211,Ma,330b6-333a6；中華藏・丹珠爾（對勘本）：56,1599-1604。

漢藏佛教經論及目錄

《大乘無量壽經》，(CBETA, T19, no. 936,)；《འཕགས་པ་ཚེ་དང་ཡེ་ཤེས་དཔག་ཏུ་མེད་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91,Ba,）。

《大乘百福相經》，(CBETA, T16, no. 661,)；《འཕགས་པ་འཛམ་དཔལ་གྱིས་དྲིས་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德格版《甘珠爾》：通帙 60,Ma,）。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2006-2008 年，《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1994-2005 年，《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及索引》，1934 年，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1982-1985 年，Delhi: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Gyalwae Sungrab Partun Khang。

《影印•北京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索引》，1985 年，京都：臨川書店。
黃顯銘，1993 年，《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專書及論文

སྣར་ཐང་ལོ་ཙཱ་བ・納塘譯師，1240 年，《སྒྲགས་ཀྱི་བཀླག་ཐབས་བསྡུས་པ・簡要讀咒法》；པཎ་ཆེན་སཾ་གྷ་ཤྲཱི・班欽僧伽室利，《སྒྲགས་ཀྱི་བཀླག་ཐབས་བསྡུས་པའི་འགྲེལ་པ་མཐོང་བ་དོན་གསལ・簡要讀咒法釋見而義顯》，青海：塔爾寺印經院。
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1322 年，《བདེ་གཤེགས་བསྟན་པའི་གསལ་བྱེད་ཆོས་ཀྱི་འབྱུང་གནས》，（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布敦大師，敦和卿譯，1994 年，《佛教史大寶藏論》，台北：福智之聲。
སྟག་ཚང་པ་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1434 年，《རྒྱ་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達倉巴・班覺桑布，陳慶英譯，1986 年，《漢藏史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སྐྱོགས་སྟོན་རིན་ཆེན་བཀྲ་ཤིས•覺敦•仁欽札西，1536 年，《བོད་ཀྱི་སྐད་ལས་གསར་རྙིང་གི་བརྡའི་ཁྱད་པར་སྟོན་པ་ལེགས་པར་བཤད་པ་ལི་ཤིའི་གུར་ཁང•丁香帳—藏文

古今詞語辨析》，頁 398-424，夏魯譯師等，《藏文正字學集》（1998），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དཔའ་བོ་གཙུག་ལག་ཕྲེང་བ，1564 年，《ཆོ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巴臥・祖拉陳瓦，黃顥、周潤年譯注，2010 年，《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ཏཱ་ར་ནཱ་ཐ•多羅那他（達熱那他），17 世紀，《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འགྲེལ་པ་སྒྲོན་མེད་ལེགས་བཤད•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詞釋》（2004）vol.1，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ཅོ་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卓尼•扎巴謝珠，18 世紀，《རྗེ་བཙུན་གྲགས་པ་བཤད་སྒྲུབ་ཀྱི་གསུང་འབུམ•卓尼•扎巴謝珠尊者文集》（2009）vol.6，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榊亮三郎，1916 年，《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 3，京都：真言宗京都大學。

芳村修基，1950 年，《デンカル目録の研究》，京都：龍谷大學。

黃永武，1986 年，《敦煌寶藏》第 134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Eimer, Helmut; 岡田行弘，1986，〈西蔵大蔵経甘殊爾の戒律部におけるテキストの配列順序〉，《仏教学=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20，頁 1-10，東京：仏教思想学会。

石泰安等，1992 年，《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8，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王堯，1992 年，〈藏傳佛教譯經史料鉤沉〉，《中國藏學》2，北京：中國藏學雜誌社。

張怡蓀，1993 年，《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雅子、索南智華，1994，〈拉加寺及拉加版《甘珠爾》〉，《中國藏學》2，頁 105-110，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王生台舜，1995 年，〈*A Comparative List of the Bkah-hgyur Division in the Co-ne, Peking, Sde-dge and Snar-than Edi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kah-hgyur Division of the Co-ne Edition*〉，《大正大學研究紀要》44，東京：大正大學。

廖本聖，1997，〈蓮花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之譯注研究〉，《中華佛學學報》10，頁 83-123。

དུང་དཀར་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東噶洛桑赤列，1997 年，《東噶藏學大辭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王堯，1999 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

黃明信，2003 年，《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西藏博物館，2003 年，《དཀར་ཆག་འཕང་ཐང་མ། སྒྲ་སྦྱོར་བམ་པོ་གཉིས་པ།•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2006 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談錫永，2005 年，《心經內義與究竟義》，新北市：全佛文化。

王堯、陳踐譯注，2008 年，《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侃本，2008 年，《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旺多，2009 年，〈論漢藏佛教界的交流與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中國藏學》，北京：中國藏學雜誌社。

才項多杰，2009 年，〈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述略〉，《中國藏學》4，北京：中國藏學雜誌社。

渡辺章悟，2009 年，『般若心經』〈テクスト・思想・文化〉，東京 ： 大法輪閣。

旺多，2010 年，〈管・法成對漢藏佛經翻譯的重大貢獻〉，《宗教學研究季刊》2，成都：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方廣錩，2011 年，《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野康弘，2011 年，〈蔵訳《大乗荘厳論安慧釈》における著者問題——安慧作とすることへの若干の疑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60(1)。頁 110-114。

才讓，2012 年，〈法藏敦煌藏文本 P.T.449 號《般若心經》研究〉，《敦煌學輯刊》2，頁 23-35，蘭州：敦煌學輯刊編輯部。

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2013 年，《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辛嶋靜志，2014，〈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3，頁 31-3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蘇南望傑，2014 年，〈《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5-116，台灣：蒙藏委員會。

嘎藏陀美、扎西當知，2014，〈《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15 冊）目錄〉，《中國藏學》S1，頁 175-206，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蘇南望傑，2015 年，〈《大乘莊嚴經論•安慧釋》譯注與考察—第十七品「供養」與「依止」〉，《法鼓佛教學報》17，頁 187-273，新北：法鼓文理學院。

辛嶋靜志，2016，《佛典語言及傳承》，上海：中西書局。

渡辺章悟・高橋尚夫，2016 年，『般若心経注釈集成』〈インドチベット編〉，浦安市 : 起心書房。

Conze(Conze, Edward),1978.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Tokyo: The Reiyukai.

Kanjur Saito & Jonathan Silk, 1987, *A catalogue of the Toyo Bunko manuscript Kanjur*.

Donald S. Lopez Jr., 1988. *The Heart Suutra Explained: India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State University of znew York Press. Delhi.

Jampa Samten, 1992, *A catalogue of the Phug-Brag Manuscript Kanjur*, Dharamsala : Library of Tibetan

E. Steinkellner, 1994, A report on the ‘Kanjur’ of Ta pho, *East and west 44*.

Jonathan A. Silk, 1994, *The Heart Sutra in Tibeta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wo Recensions Contained in the Kanjur.*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vol. 34. Vienna.

Lokesh Chandra, 1998, *Narthang Kanjur*, vol.1, New Delhi :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C.A. Scherrer-Schaub and E. Steinkellner, ed., 1999, *Tabo Studies Ⅱ, Manuscripts, Text, Inscriptions and the Arts,* Serie Orientale Roma LXXXVⅡ.

works & Ar D. Phillip Stanley, 2005,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The Kangyur (Bka' 'gyur) and Tengyur (Bstan 'gyur)*, http://www.thlib.org/encyclopedias/literary/canons/index.php#!essay=/stanley/tibcanons/s/b1 chives.

Paul Harrison, 2009, *A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abo monastery,* Roma.

Schaeffer, Kurtis R. and van der Kuijp, Leonard W.J., 2009,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Harvard Oriental Series,vol.6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imer, Helmut，2012，*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Wien :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Leonard W.J. van der Kuijp, 2016, The lives of Bu ston rin chen grub and the Date and Sources of His *Chos 'byung*, a Chronicle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附錄

附錄 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 P.T.449 號藏文《心經》影印本（8-9 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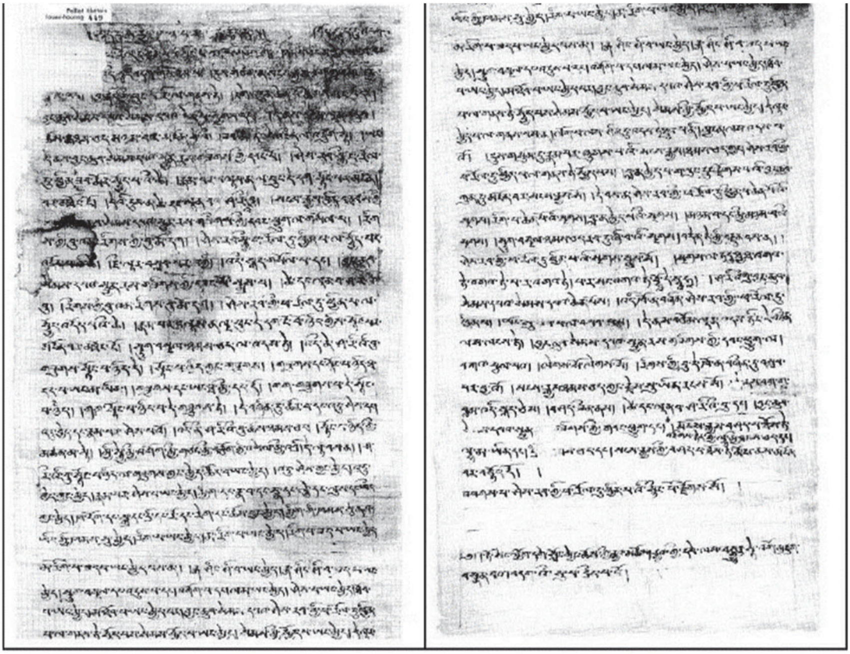
附錄 2.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IOL.Tib.J.VOL.32,39 號藏文《心經》影印本（8-9 世紀）。

附錄 3. 法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校勘本（9 世紀）。

附錄 4. 德格版《甘珠爾》刻本《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校勘本（173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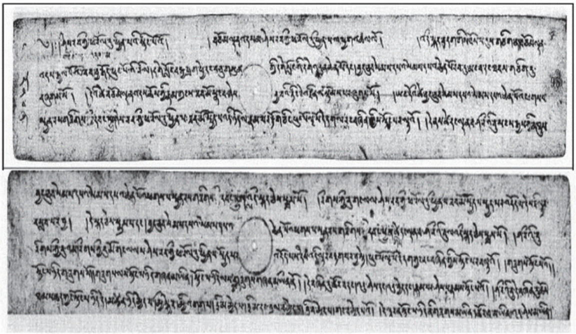
附錄 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 P.T.449 號藏文《心經》影印本（8-9 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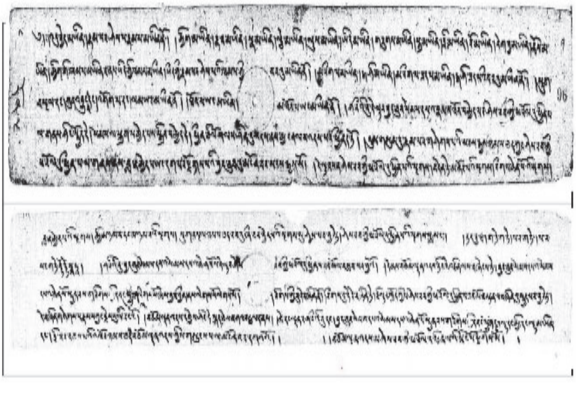
附錄 2.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IOL.Tib.J.VOL.32,39 號藏文《心經》影印本（8-9 世紀）。

1-1



附錄 2.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 IOL.Tib.J.VOL.32,39 號藏文《心經》影印本（8-9 世紀）。

1-2



附錄 3.
法成《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校勘本（9 世紀）。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74]

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蒭眾及諸菩薩摩訶薩俱。

爾時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異門。復於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時具壽舍利子承佛威力，白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彼當云何修學?」作是語已，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答具壽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者，彼應如是觀察。五蘊體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是，受想行識，亦復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無相、無生、無滅、無垢、離垢、無減、無增。[75]舍利子! 是故爾時空性之中，無色、無受、無想、無行、亦無有識。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

74 文本採用方廣錩，1994 年，《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之校勘本，頁 13-14，並參考黃永武，1986 年，《敦煌寶藏》第 134 冊，頁 554。

75 此處「舍利子……無增」，藏文文獻較多以「甚深八性（zab mo khyad par brgyad ldan）」或「三解脫門（rnam thar sgo gsum）」進行詮釋，故標點與方廣錩《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之校勘本不同。說明參見文稿「藏文《心經》主要版本內容對比：3.3 定義空性之三」。

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是故，舍利子！以無所得故，諸菩薩眾依止般若波羅蜜多，心無障礙，無有恐怖，超過顛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諸佛，亦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大密[76]咒者，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諸苦之咒。真實無倒。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祕密咒，即說般若波羅蜜多咒曰：

峨帝峨帝　波囉峨帝　波囉僧峨帝　菩提莎訶

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從彼定起，告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當如是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亦當隨喜。」時薄伽梵說是語已，具壽舍利子、聖者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一切世[77]間天、人、阿蘇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76] 方廣錩，《般若心經譯注集成》為「蜜」字。頁 13。

[77] 方廣錩，《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之校勘本多一「世」字。

附錄 4.

德格版《甘珠爾》刻本《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733 年）。

<table>
<tr><td colspan="3">༄༅།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td></tr>
<tr><td colspan="2">德格版《甘珠爾》</td><td>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td></tr>
<tr><td colspan="2">通帙第 34，Ka 函
F.144b4-F.146a3
【D.34,Ka, F.144b4-F.146a3】</td><td>第 34 冊 402-405 頁
【ZH.34.402-405】</td></tr>
<tr><td>字數（ཚིག་གྲངས）</td><td colspan="2">1007 字</td></tr>
</table>

༄༅༅། །རྒྱ་གར་སྐད་དུ། བྷ་ག་བ་ཏཱི་པྲཛྙཱ་པ་ར་མི་ཏཱ་ཧྲི་ད་ཡ། །བོད་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 བམ་པོ་གཅིག་གོ།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ཕྱག་འཚལ་ལོ། །འདི་སྐད་བདག་གིས་ཐོས་པ་དུས་གཅིག་ན།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རྒྱལ་པོའི་ཁབ་ན་བྱ་རྒོད་ཕུང་པོའི་རི་ལ། དགེ་སློང་གི་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དགེ་འདུན་ཆེན་པོ་དང་ཐབས་ཅིག་ཏུ་བཞུགས་ཏེ། དེའི་ཚེ་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ཟབ་མོ་སྣང་བ་ཞེས་བྱ་བའི་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ཀྱི་ཏིང་ངེ་འཛིན་ལ་སྙོམས་པར་ཞུགས་སོ། །ཡང་དེའི་ཚེ་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ཉིད་ལ་རྣམ་པར་བལྟ་ཞིང་།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ལ་ཡ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བལྟའོ། །དེ་ནས་སངས་རྒྱས་ཀྱི་མཐུ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འི་བུས་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ཇི་ལྟར་བསླབ་པར་བྱ། དེ་སྐད་ཅེས་སྨྲས་པ་

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ལ་འདི་སྐད་ཅེས་སྨྲས་སོ། །ཤཱ་རིའི་བུ་རིགས་ཀྱི་བུའམ། རིགས་ཀྱི་བུ་མོ་གང་ལ་ལ་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སྤྱོད་པ་སྤྱད་པར་འདོད་པ་དེས་འདི་ལྟར་རྣམ་པར་བལྟ་བར་བྱ་སྟེ། ཕུང་པོ་ལྔ་པོ་དེ་དག་ཀྱང་རང་བཞིན་གྱིས་སྟོང་པར་རྣམ་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སུ་བལྟའོ། །གཟུགས་སྟོང་པའོ། །སྟོང་པ་ཉིད་གཟུགས་སོ། །གཟུགས་ལས་སྟོང་པ་ཉིད་གཞན་མ་ཡིན། སྟོང་པ་ཉིད་ལས་ཀྱང་གཟུགས་གཞན་མ་ཡིན་ནོ། །དེ་བཞིན་དུ་ཚོར་བ་དང་། འདུ་ཤེས་དང་། འདུ་བྱེད་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མས་སྟོང་པའོ།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ཆོས་ཐམས་ཅད་སྟོང་པ་ཉིད་དེ། མཚན་ཉིད་མེད་པ། མ་སྐྱེས་པ། མ་འགགས་པ། དྲི་མ་མེད་པ། དྲི་མ་དང་བྲལ་བ་མེད་པ། བྲི་བ་མེད་པ། གང་བ་མེད་པའོ།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སྟོང་པ་ཉིད་ལ་གཟུགས་མེད། ཚོར་བ་མེད། འདུ་ཤེས་མེད། འདུ་བྱེད་རྣམས་མེད། 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ད། མིག་མེད། རྣ་བ་མེད། སྣ་མེད། ལྕེ་མེད། ལུས་མེད། ཡིད་མེད། གཟུགས་མེད། སྒྲ་མེད། དྲི་མེད། རོ་མེད། རེག་བྱ་མེད། ཆོས་མེད་དོ། །མིག་གི་ཁམས་མེད་པ་ནས་ཡིད་ཀྱི་ཁམས་མེད་ཡིད་ཀྱི་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ཀྱི་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མ་རིག་པ་མེད། །མ་རིག་པ་ཟད་པ་མེད་པ་ནས་རྒ་ཤི་མེད། རྒ་ཤི་ཟད་པའི་བར་དུ་ཡང་མེད་དོ།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ད། ཡེ་ཤེས་མེད། ཐོབ་པ་མེད། མ་ཐོབ་པ་ཡང་མེད་དོ། །ཤཱ་རིའི་བུ་དེ་ལྟ་བས་ན་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རྣམས་ཐོབ་པ་མེད་པའི་ཕྱིར།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ཅིང་གནས་ཏེ། སེམས་ལ་སྒྲིབ་པ་མེད་པས་སྐྲག་པ་མེད་དེ། ཕྱིན་ཅི་ལོག་ལས་ཤིན་ཏུ་འདས་ནས་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ར་ཕྱིན་ཏོ། །དུས་གསུམ་དུ་རྣམ་པར་བཞུ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མས་ཅད་ཀྱང་།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ལ་བརྟེན་ནས།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བྱང་ཆུབ་ཏུ་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པར་སངས་རྒྱས་སོ། །དེ་ལྟ་བས་ན་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 རིག་པ་ཆེན་པོའི་སྔགས། བླ་ན་མེད་པའི་སྔགས།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སྔགས། སྡུག་བསྔལ་ཐམས་ཅད་རབ་ཏུ་ཞི་བར་བྱེད་པའི་སྔགས། མི་རྫུན་པས་ན་བདེན་པར་ཤེས་པར་བྱ་སྟེ།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གས་སྨྲས་པ། ཏདྱ་ཐཱ། ག་ཏེ་ག་ཏེ་པཱ་ར་ག་ཏེ། པཱ་ར་སཾ་ག་ཏེ། བོ་དྷི་སྭཱ་ཧཱ། ཤཱ་

རིའི་བུ་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ས་དེ་ལྟར་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བསླབ་པར་བྱའོ། །དེ་ན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ཏིང་ངེ་འཛིན་དེ་ལས་བཞེངས་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ལ་ལེགས་སོ་ཞེས་བྱ་བ་བྱིན་ནས། ལེགས་སོ་ལེགས་སོ།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ནོ། རིགས་ཀྱི་བུ་དེ་དེ་བཞིན་ཏེ། ཇི་ལྟར་ཁྱོད་ཀྱིས་བསྟན་པ་དེ་བཞིན་དུ་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ཟབ་མོ་ལ་སྤྱོད་པར་བྱ་སྟེ། 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རྣམས་ཀྱང་རྗེས་སུ་ཡི་རང་ངོ་།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དེ་སྐད་ཅེས་བཀའ་སྩལ་ནས། ཚེ་དང་ལྡན་པ་ཤཱ་ར་དྭ་ཏིའི་བུ་ད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དང་། ཐམས་ཅད་དང་ལྡན་པའི་འཁོར་དེ་དང་། ལྷ་དང་། མི་དང་། ལྷ་མ་ཡིན་དང་། དྲི་ཟར་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ཡི་རངས་ཏེ།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པ་ལ་མངོན་པར་བསྟོད་དོ།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མ་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འི་སྙི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རྫོགས་སོ།། །།རྒྱ་གར་གྱི་མཁན་པོ་བི་མ་ལ་མི་ཏྲ་དང་། ལོཙྪ་བ་དགེ་སློང་རིན་ཆེན་སྡེས་བསྒྱུར་ཅིང་། ཞུ་ཆེན་གྱི་ལོཙྪ་བ་དགེ་བློ་དང་ནམ་མཁའ་ལ་སོགས་པས་ཞུས་ཏེ་གཏན་ལ་ཕབ་པ།། །།དཔལ་བསམ་ཡས་ལྷུན་གྱིས་གྲུབ་པའི་གཙུག་ལག་གི་དགེ་རྒྱས་བྱེ་མ་གླིང་གི་རྩིག་ངོས་ལ་བྲིས་པ་དང་ཞུ་དག་ལེགས་པར་བགྱིས་སོ།། །།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language evolution of Tibetan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with an emphasis o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Heart Sutra”

Sonan Wangyal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odification" found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a. Through the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these scriptures with ancient Tibetan translations, it has been discerned that they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Sanskrit or original manuscripts than the more recent versions. Consequently, this leads to the “suspicion of correctness” by academics about the more recent and popular wood carved print translations, while the two major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historical text Kanjur—the Tshelpa from the east and the Tempangma from the west—are considered more credible. Moreover,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orphan copies〔Proto(s)〕in Phug brag, Ta pho and ‘Ba ’thang, these ancient manuscrip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ccessible for researchers.

The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are regarded as some of the earliest existing Buddhist texts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They date back to betwee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The number of volumes in this collection is impressive and the content includes Theravadan, Mahayana, and Tantric sutras, as well as commentaries. These treatises are valuable 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for learn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lexicon for the Buddhist treatis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uniformed terminology definition" and "imperial authorized word lists" from the Tsenpo era of the Bod Chen Po kingdom; and for acquiring official compilation of etymological treatment of Sanskrit terms from two volumes of grammar texts the sGra sbyor bam gnyis and Bye brag rtog byed. I believe the above knowledge will be helpful for access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earliest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This thesis is an attempt to study the change of terminology from the early Tibetan translations to the modern versions. The references include the aforementioned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literature. The main text to be examined will be the Tergar version of the Tibetan Heart Sutra, along with studies of a few hand copies from the French collection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e.g. P.T.447, P.T 449, and P.T457) and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Dunhuang and Western area Tibetan manuscripts (e.g.

IOL.Tib.J.VOL.31, and IOL.Tib.J.VOL.32.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and discussing the Tibetan Heart Sutra, this thesis will juxtapose the east and the west Tibetan hand copies with the wood carved print copies from Narthang, Beijing and Lhasa, which enjoyed wide circulation. They are referenced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ion versions, word order, parts of speech, simplification of the alphabet and the modifications that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modern translations.

Keywords:

Studies of Tibetan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Kanjur, old and new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Heart Sutra, P.T. No. 449, The two volume grammar text (*sGra sbyor bam gnyis*), *Mahavyutpatti* (*Bye brag rtog byed*)